

中国革命史百年影视全纪录

红色经典★永恒珍藏



中宣部·教育部·共青团中央
联合向青少年推荐百部优秀影视片



中国出版集团 | 全国百佳图书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 出版单位

联合出版发行



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
· 北京 ·

南京！南京！

南京！南京！

中国电影集团公司 北京电影制片厂

星美（北京）影业有限公司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寰亚电影有限公司

上海百量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2009年出品



中国出版集团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
· 北 京 ·

全国百佳图书
出版单位 联合出版发行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南京!南京! / 严锴主编. ——北京: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15. 6

(中国革命史百年影视全纪录)

ISBN 978-7-5162-0911-0

I. ①南… II. ①严… III. ①连环画—中国—现代
IV. ①J228.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46399号

图书出品人: 刘海涛

出版统筹: 赵卜慧

责任编辑: 石松 刘姝宏 张照富

责任印制: 曲静

发行总监: 杨荣刚

书名/南京!南京!

NANJINGNANJING

主编/严锴

出版·发行/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丰台区玉林里7号(100069)

电话/63055259(总编室) 63057714(发行部)

传真/63055259

http: //www. npcpub. com

E-mail: mzfz@npcpub. com

经销/新华书店

开本/16开 710毫米×1000毫米

印张/22.375 字数/109千字

版本/2015年7月第1版 2015年7月第1次印刷

印刷/北京市庆全新光印刷有限公司

书号/ISBN 978-7-5162-0911-0

定价/36.00元

出版声明/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缺页倒装, 本社负责退换)



总 顾 问：喇培康

总 监 制：赵海城

总 策 划：蒋德富

责任编辑：史爱云 王 霏

总体策划：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电影营销策划分公司

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为影片《南京！南京！》版权持有人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主 编：严 锴

编委会：聂淑兰 张照富 姚红梅 尹江潮

曹海生 聂淑梅 聂胜军 董 茹

段金宁：北京同仁医院

柳卫民：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曾智成：中国工商银行

庄子禪：北京十一学校

于 兰：北京军区政治部战友文工团

剧情说明

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攻陷时为国民政府首都的南京，部分官员弃城逃亡。但仍有许多官兵留守，誓死保卫这个大厦将倾的城池。宋希濂部军官陆剑雄协同战友与日军展开了激烈的巷战，他们微弱而顽强的抵抗最终被压制，数以万计的中国军民成为俘虏，在枪炮声中血染长江。

在抵抗最终失败之后，数十万中国军民遭到残忍杀戮，南京全城沦为一片死地。唯一留有一线生机的地方，就是位于金陵女子学院的“安全区”。大量的难民拥到这里寻求救助。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拉贝、归国女教师姜淑云、金陵女子学院魏特琳女士，积极营救中国难民，用他们的勇敢和坚毅与日本人周旋，但兽性大发的日军早已虎视眈眈地盯上了藏身于此的中国妇女。

舞女小江虽然生存在社会的最底层，但在国家危难时刻为了拯救其他妇女，她坚定地站了出来。唐先生这样懦弱的知识分子，虽然对凶暴的日军小心应付，委曲求全，为了保护家人而出卖同胞，但在痛失爱女和小姨子后，难掩良心的诘问，最终选择把生的希望留给别人。日本兵角川在这场战争中作为占领者，在日军对中国人的杀戮中，他从一个士兵变成一个麻木的机器。没有灵魂的人是可悲的，他在空虚和罪恶之中逐渐走向崩溃。最后，他在痛苦的折磨中把枪口对准了自己。

演职员表

出品人：韩三平 覃红 周莉 庄澄 张弛	烟火设计：魏新材
总制片人：韩三平	服装师：王溶 张玲
总监制：韩晓黎 杨新力 江涛 梁勇	DI调色师：马平
总策划：曾庆淮 史东明 岳晓湄 刘艳娥	剪辑师：滕云
监制：赵海城	营销统筹：蒋德富 蒋晓平 黄斌
策划：彭鸣宇 何丽嫦 崔永泉	发行统筹：许兵 袁鑫
制片人：覃红	策划统筹：姜泓 李朝润 邓萌 阎然
执行制片人：陆川	制片统筹：张燕生 顾海音 徐淑凤 朱奕
摄影指导：曹郁	技术支持：张荣 周京丽
美术指导：郝艺 林潮翔	合同支持：柏榕榕 韩松
录音指导：来启箴	财务统筹：曹国际
作曲：刘彤	发行总监：舒振成 翁立 赖旻
制片主任：任杰 邢松	总顾问：陈辉 沈培峰 崔永元 樊建川
执行导演：赵一穗 李星	文学编辑：施琪 刘丹
摄影师：赫雷	历史顾问：朱成山 孙宅巍 张连红 黄慧英 吴宪兵
灯光师：陈天铭	军事顾问：潘政 越康广
录音师：吴京京 白昕	音乐顾问：捞仔
造型设计：李卓卓	海外顾问：Isabelle Glachant

海外统筹：黄 犁	美术助理：宋维卡 陈洪斌
宣传总监：樊江华 杜 扬 王 丹	化 妆：刘克勇 甘 俊
片头题字：范 曾	化妆助理：董威洁 裴忆维 李玉龙 任 兵 张建霞
海报设计：李 芒 戴 胤	曹 皓 李 静 祁 琳
执行导演组：齐二现 横山伸治 王一鸣	发型设计：阿 勇
统 筹：宋佳颖	发 型：谭长明 吴克值
副 导 演：黎启宁 孙久江 子 木 李长征 梶冈润一	服装助理：王文强 俞 军 张新乔 董 江 曾向春
导演助理：黄 黎 由 宓	杨春生 刘金梅 唐 良
场 记：孙 伟 谭俊彤	道 具：陶新建 李之青 李 辉 邹 顺 王 森
剧 照：黄海生	仝彦甫 陈金柱 邓 跃
纪 录 片：赵 芮 李 静 乔 宇	道具助理：徐克峰 宫凯君 马占国 栗春旺 马洪学
副 摄 影：梁 园 谭永恒	常金利 吴明波 卢本海 梁 飞 白树燕
摄影助理：李玮峰 李 旭 尚红松 杨环宇 郑文台	张振杰 张学义 李西之 卢凤启 李宝河
乌力吉白音 马萌 刘林 房跃 付袁齐 梁浩	杨树德 陈金鹏 侯春喜 刘国凡 戈兆华
视频技术监督：杨前斌	田 野 师兆雨 邱新旗 刘 阳 牛卫光
照明助理：胡国忠 蒋备战 向本燕 胡理军 程道银	孔章献 李晓歌 周晓彬 田兆忠 张晓宝
胡继中 朱继思 张兴华 朱继顺 韩东方	张金华 张慧平 仝彦峰 仝朝峰 邓庆军
韩东平 贾志平 李晓飞 房军亚	李宝山 武礼峰 王战峰 刘计阳 杨 飞
副 美 术：徐 冰 白 昊 郭再文 王伟渊 庄 严	田云宝 曹玉建 裴玉运 佟永胜 马玉龙
孟 杰 李建国 何贵清	丁继辉 栗福义

声音编辑：孔 薇 毛 硕 曾迎迎
录音助理：任亮 万贵鳌 许磊 刘鹤 乌图那生 刘阳阳
拟 音：刘万富 王子威 苗 寅 王俊
后期声音制作：北京逸景数字技术有限公司
剪辑助理：刘 沙
动 作 组：于界明 李时代 付 斌 齐 亮 毕广州
李振波 张文东 雷胜远 姚 昆 王申良
置 景：徐银海 李世国 蒋 全
置景助理：徐将辉 吴长华 梁旭军 李选平 马红飞
杨卫东 袁培喜 朱学山 朱利军 王春国
张超良 周 华 张 荣 桂全辉 桂新龙
刘宝华 史洪军 葛振拢 孙宝忠 孔庆庆
李世才 张际勇 佟 山 佟德答 佟德海
时德先 刘福兴 何艳青 华书恩 张桂军
王宗建 葛长喜 杨明晨 韩俊江 王宗焕
烟火助理：李秀坤 王清铎 陈宝件 憨景山 仝清波
罗 强 魏洋洋 孙立财
枪 械：张俊航
枪械助理：张 合 杨振华 唐乐东
副制片主任：祖 兵 张 俭

制 片：李 彤 武 力 崔宜明 徐 航 盛 辉
柳克力 汪恒辉
演员助理：郑 昊 齐 龙 黄 娟 陈军平
剧 务：柳峰武 胡振武 杨 强
场 务：马小明 任玉平 柳永凯 常小东 苗展利
袁建甫 龚玉成 张峰刚 霍建业 王顺利
弓晨飞 王培杰 孙海洋
日语翻译：梶冈润一 杨联春
日本舞蹈指导：金子三十三
日本舞教练：李真 李宁 许嘉铭 郭欣竹 刘野天 赵宛如
日本鼓表演演奏：冈田宽行
日本鼓乐录音：来启箴
日本资料翻译：笠井綾子
财务总监：郭智民
会 计：叶 桓
出 纳：刘 鑫
法律顾问：马晓刚 韩 松 刘志军 朱晓宇
视觉效果：先涛数码企划有限公司
视觉效果指导：马永安
特技效果制片：卓泳佟

制作统筹：曾嘉颐

DI技术支持：刘 莹

高级电脑动画师：陈 华 郑国铭 钟伟新 洪毓良

混录监制：吴 凌

关卓豪 李恒昌 李一帆 卢子健

混 录：王 东

萧桥新 黄恩球 杨伟成

技术支持：何 立 徐 嘉 胡海坤 贾冬冬

电脑动画师：陈家强 陈礼贤 陈雪莹 招建辉

胶 转 磁：王 爽 刘衡亚

蔡明翰 邓昌龙 卓羚针 许华比

输出输入：杨姗姗 吴 克

甘蕴妍 关颖仪 黎向润 黎凯琳

胶片扫描：张 皞

吴少轩 余庆东

胶片记录：王居鹏

数码合成组长：谢敬豪

片头片尾设计：来嵩 郭严 苏锦阳 李燕

数据合成师：邓祖儿 徐伟杰 翁贝婷

郎楠 周砚 许明军

视觉效果美术指导：詹国鸣

中文书写：方荣国

视觉效果美术设计：潘文辉 余庆洪

英文书写：John Symington

数码剪辑师：王献良

原声音制作：背景天唱声场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技术支持：韩 峰 李文杰 冯嘉曙 冯景文

作曲助理：丁 冕 赵 程

数字中间片制作及声音混录：中影集团电影数字制作

音乐录音：李小沛

基地后期分公司

乐队：亚洲爱乐交响乐团

数字后期制作总监：傅若清 陈 飞 雷振宇

片尾钢琴曲选自罗伯特舒曼《Winter Time》

DI总监：王建雄 陈京民 李丽萍 郭建全 张福志

项目主管：鲍晓曦 赵晓丹

陆剑雄.....刘 烨
 姜淑云.....高圆圆
 角川正雄.....中泉英雄
 唐天祥.....范 伟
 伊 田.....木幡龙
 小 江.....江一燕
 唐太太.....秦 岚
 小 妹.....姚 笛
 拉 贝.....John Paisley
 魏特琳.....Beverly Peckous
 顺 子.....赵一穗
 小豆子.....刘 斌

百合子.....宫本裕子
 翻译官.....刘金陵
 东 口.....浅野长英
 福 田.....桥本诚一郎
 唐先生女儿.....王嘉卉
 难民营老太太.....赵振华
 德 丁.....司马优Sam Voutas
 格蕾斯.....Aislingdunne
 唐家保姆.....王 凯
 水 上.....下村真启
 上 羽.....大冢匡将
 谷 田.....大柳真一郎



特别出演

任 杰 邢 松 阎 然 齐二现 张 俭 王一鸣
横山仲治 裴忆维 李 旭 陈天铭 黄 涛 武 力

友情演出

杨亦佳 曹 晨 杨丽娜 黄佩瑶 曹苾箫 宏 伟
李 爽 李 真 苏 畅 金禹溪 谢 慧 黄 斌

参加演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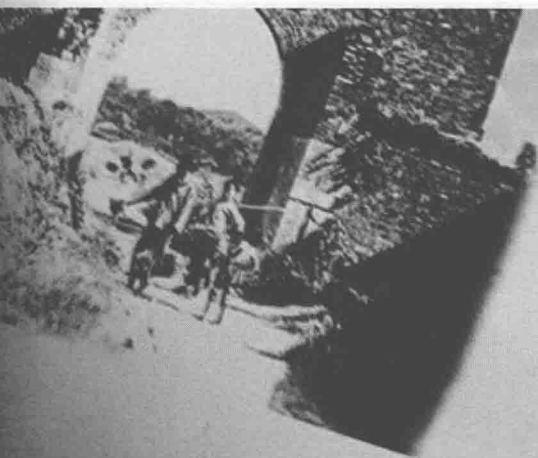
白一男 边继翔 曹宝宝 曹 勇 陈骊宇 陈 伟
程 亮 大 兵 董国华 崔圣达 邓 婕 杜 飞
杜善明 付嘉豪 高莲娜 高 星 耿立丹 关伟鹏
郝贝贝 胡理军 华 山 惠武玉 惠 圆 侯 明
侯宪超 计华达 金 光 金 铭 姜大库 姜 严
景振起 兰 栏 李长春 李长军 李林芳 李明子
李 彤 李玉婷 梁 旭 刘家琪 刘亮亮 刘 露
刘猛猛 刘明月 刘 鹏 刘锐宁 刘宇潇 刘增利
陆建成 陆智春 马宝翔 马常春 马 健 马 乐
马 萨 潘红岩 潘 寅 秦小亮 任 黄 任树生
尚冬杰 师 戈 宋 尧 孙铭旋 孙 帅 孙永江
谭玉丽 唐学哲 唐 毅 图门乌力吉 王 博 王大鹏
王 芳 王 钢 王健民 王 科 王 鹏 王鹏飞
王晓东 王新伟 王 绚 王一举 王 鑫 王秀宝

韦 超 韦集南 魏 瑀 吴 帅 邢 晋 夏大刚
夏宝林 许 多 许继洋 许建军 徐 涛 延 皓
阎彭涛 杨 鑫 杨 智 叶 青 于 娜 袁满亮
由 宓 战胜利 赵 宁 赵 睿 赵 培 赵伟楚
张宝红 张 迪 张 雷 张淑芳 张树磊 张学霞
张 宇 章小峰 钟智沾 周 克 周经耐 周 舟
朱晓峰 高山智光 小林龙夫 杨英敏 米冈宽纯
齐藤卓也 村上泰 松岛严 井上直树 山本胜巳
黑木真二 高口康太 古屋雄太郎 圆尾太郎

富田游右纪 福田千寻 町田祐树 朝来百合子 森裕子

配音演员

Uwe Kraeuter 中山志辉 大冢龙治 吉川康路 岩田三四郎 平耕一
大田一郎 蟹田吉辉 仓重龙矢 菊池优俊 齐藤树一郎 安藤美香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
中國和日本軍隊在中國
北部盧溝橋爆發了全面戰爭……

1937

Card
Be Written On This Side.

July 7th 19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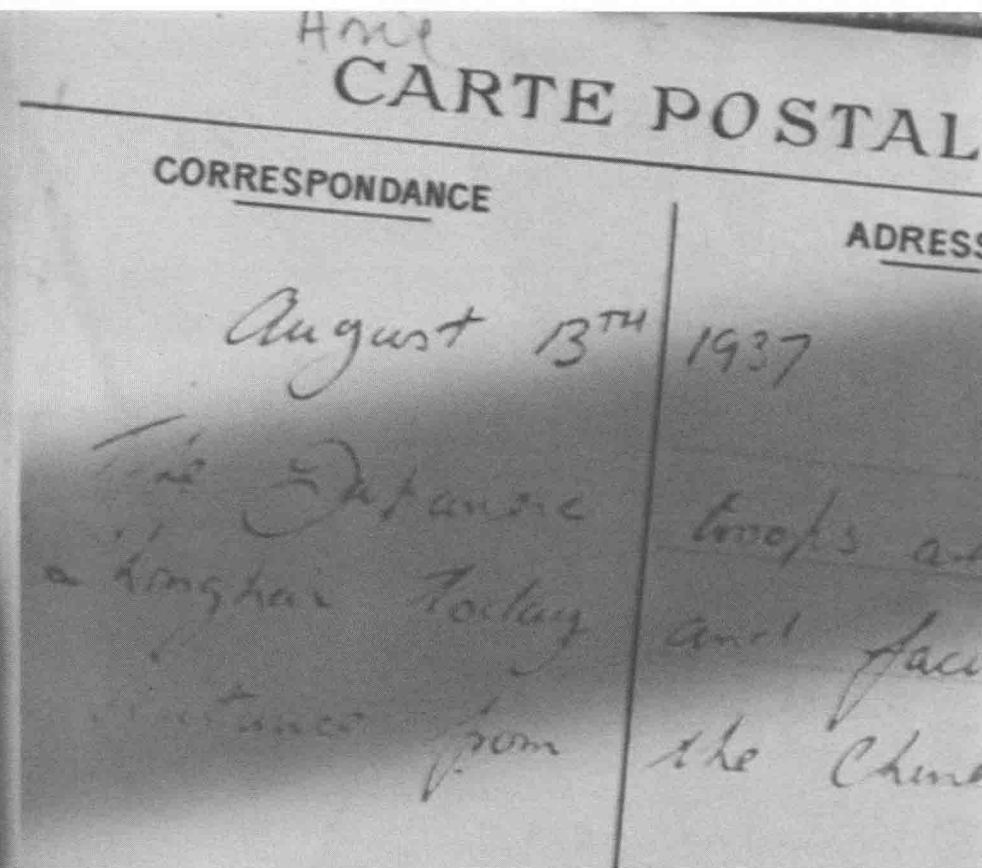
The war between China

Japan is breaking out

1937年7月7日夜，卢沟桥的日本驻军在未通知中国地方当局的情况下，擅自在中国驻军阵地附近举行所谓军事演习，并诡称一名日本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北平（今北京）西南的宛平县城搜查。遭到拒绝后，日军竟开始攻击中国驻军，中国驻军进行了顽强的抵抗。日本帝国主义者以卢沟桥事变为起点，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

Rainstone
Nan kang
locality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
本軍隊開始進攻上海，
中國軍隊和日本軍隊發生激戰。



1937年8月13日，日本军队开始进攻上海，中国军队和日本军队发生激战。从1937年8月到11月，中国军队在上海与日本上海派遣军已经进行了近三个月惨烈而胶着的战争。战事在日本第10军从杭州湾登陆之后急转直下，侧后被袭的中国军队守军全线撤退。



美丽的雨花石，南京特产

美丽的雨花石，南京特产。此时，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期望保卫首都南京的作战。对德国的外交调停有利，并且以为能够等到苏联的军事介入。出于内政和外交上的考虑，蒋介石最终决定“短期固守”南京一至两个月。

Post card.
postale.

Nanking 2nd 19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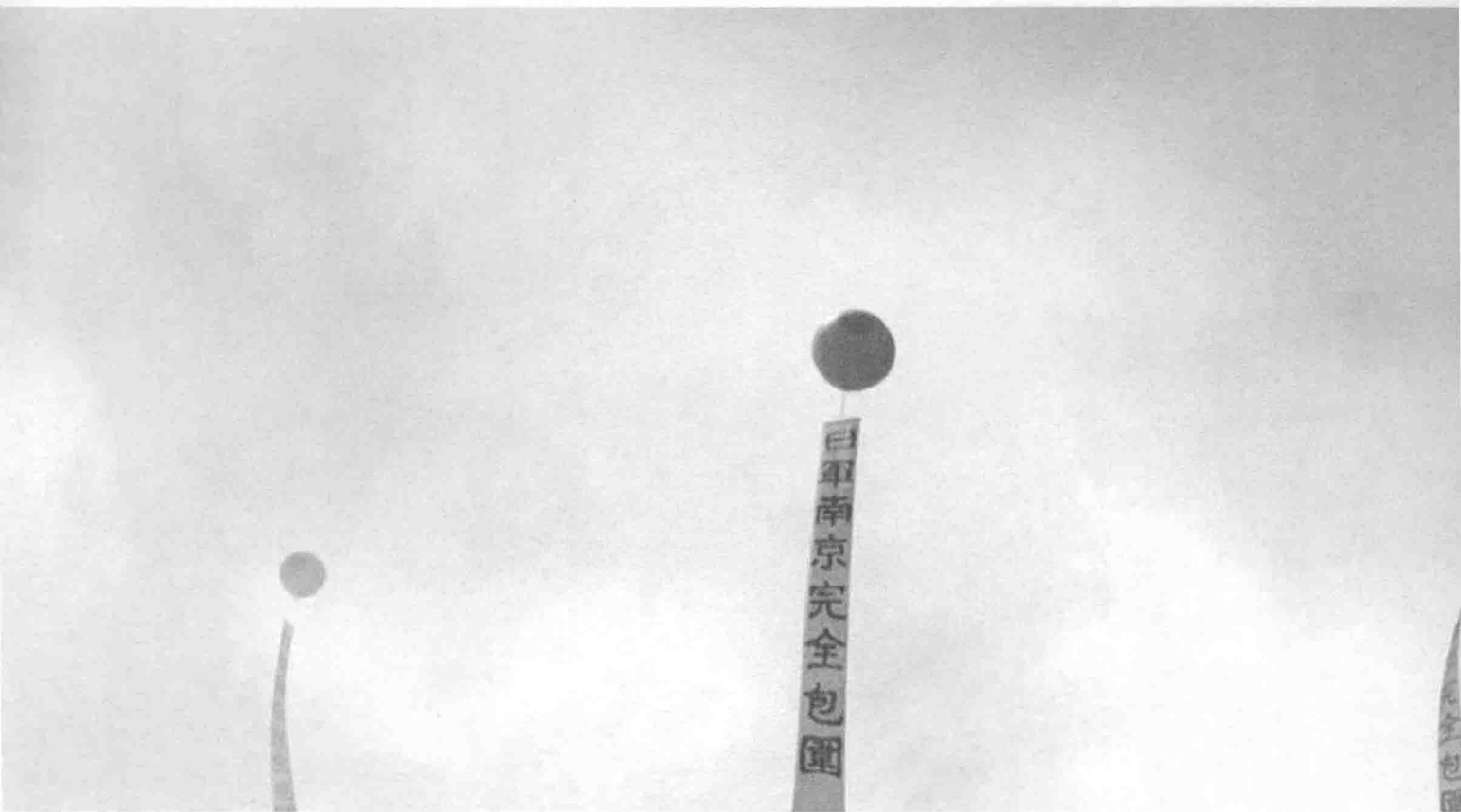
is falling. The Japanese
moving to its next Target.

Chinese Capital Nanking

Drinking Temple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二日
上海被日本軍占領。
日本軍隊的下一個目標，
中國的首都，南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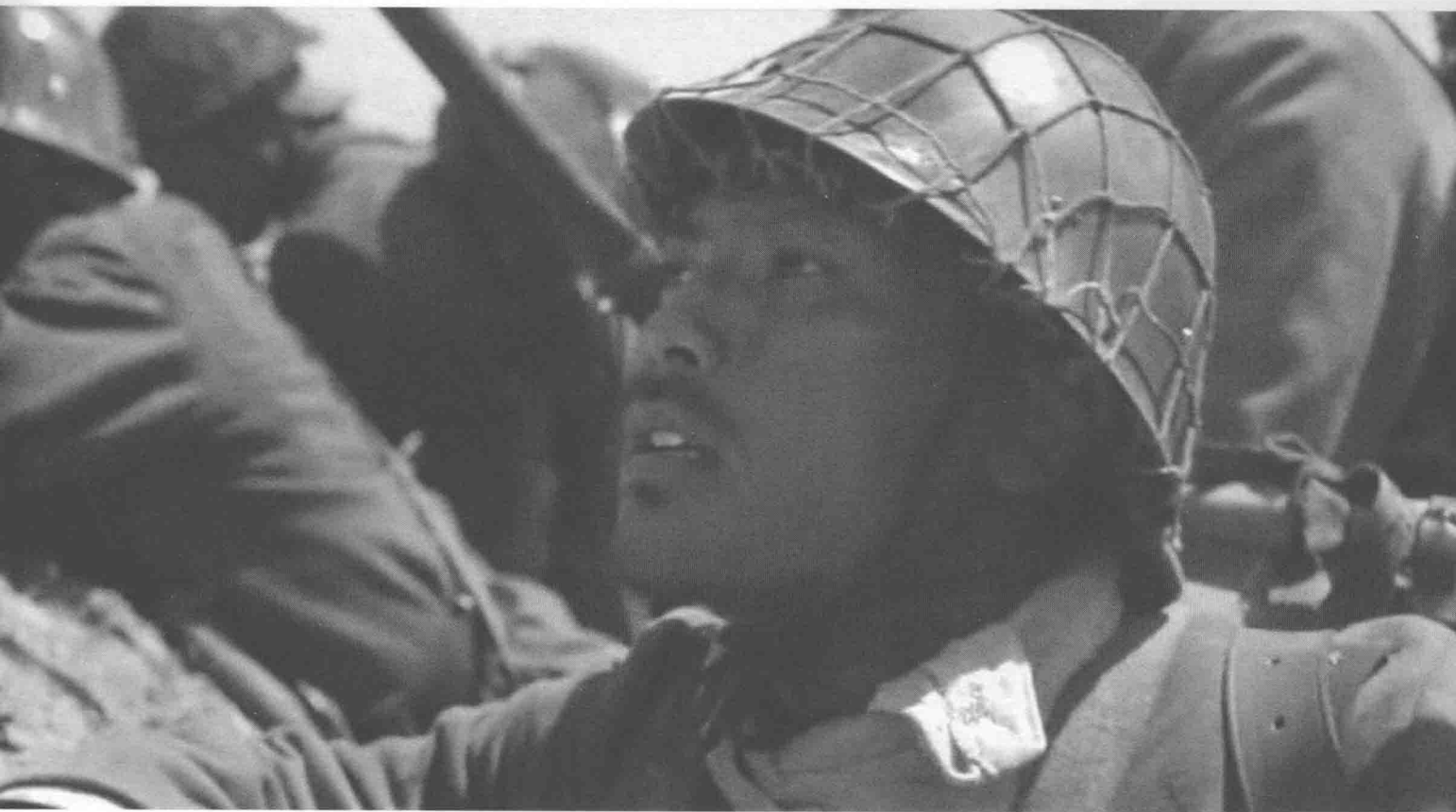
1937年11月12日，上海被日军占领，日军的下一个目标是中国的首都——南京。唐生智被任命为南京卫戍军司令长官，负责南京保卫战。负责守卫南京的中国军队中有很多单位刚刚经历了在上海的苦战和之后的大溃退，人员严重缺编且士气相当低落，新补充的数万士兵大多没有完成训练。



1937年12月1日，日本大本营下达了攻占南京的正式命令。12月8日，日军全面占领了南京外围一线防御阵地，开始向外廓阵地进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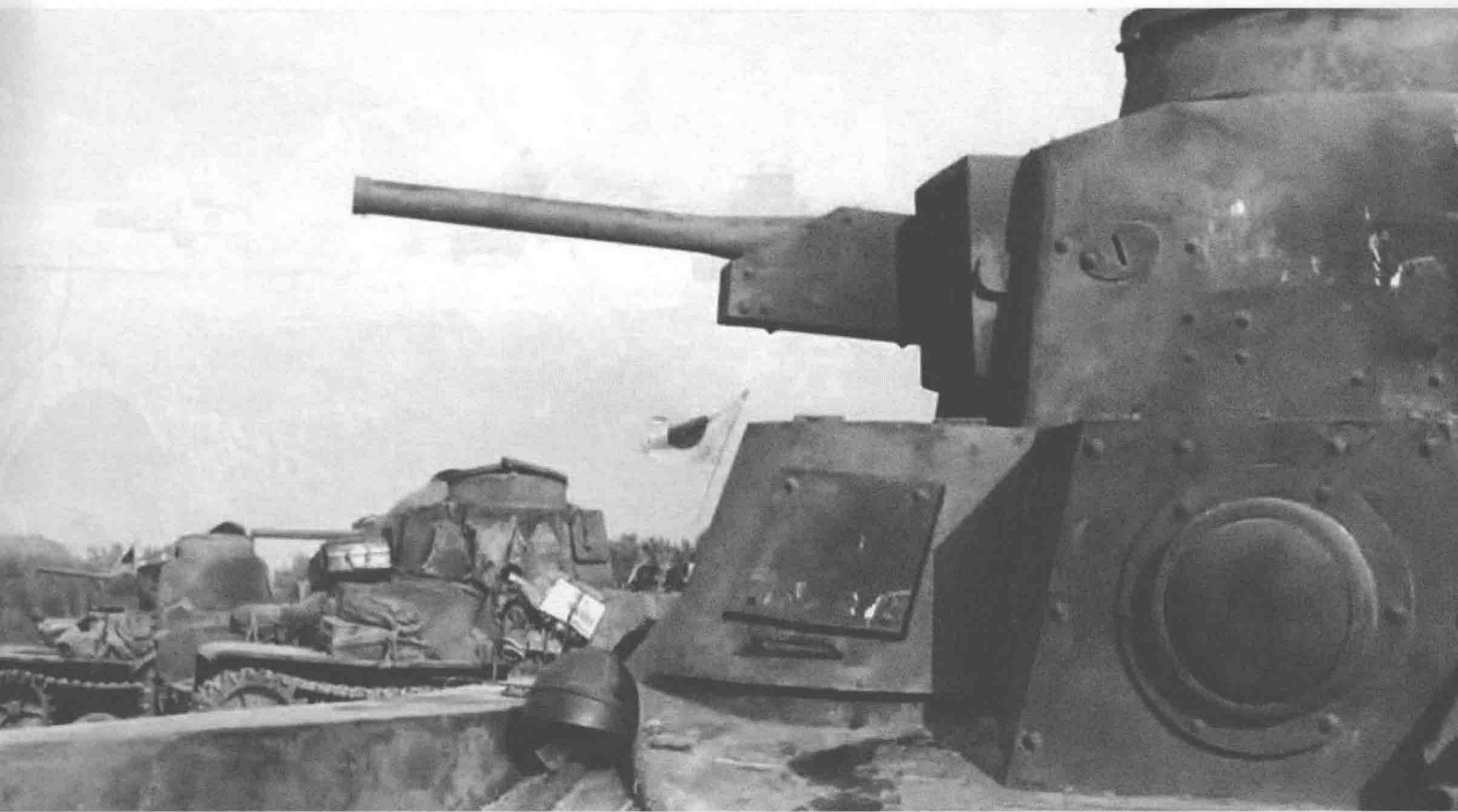
日本士兵角川正雄正躺在战壕里，微闭着眼睛，让阳光照到他的身上。轰隆隆的坦克经过，打破了这份平静，他睁开眼睛，刺眼的阳光晃得他有些眩晕。



角川正雄爬起来，朝战壕的另一边走去。一个士兵递给他一个军用水壶：“角川兄，你喝吗？”角川正雄没有接，而是往战壕上爬去，想看看此刻的战况。



几辆日军坦克越过战壕，轰隆隆地朝南京城墙开去。日军战机划过长空，呼啸着朝这边飞来。城墙内此刻已经是浓烟滚滚了。



角川等日本士兵在战壕中严阵以待，等着他们的飞机和坦克撕开中国军队的防守缺口。



日军坦克对城墙展开齐射，多处城墙被炸开缺口。12月11日晚，蒋介石电告唐生智“如情势不能久持时，可相机撤退”。12日，日军第6师团一部突入中华门但未能深入，其余城垣阵地还在中国军队手中。负责防守中华门的第88师师长孙元良擅自带部分部队向下关逃跑，后虽被第36师师长宋希濂劝阻返回，但已经造成城内混乱。

信
片

Postkarte. Post card.

Carte postale.

4.
0

December 12th 1937

The escape of the Chinese Chief Commander
has put Nanjing in chaos. Most of the
divisions are trying to flee but some
remain at their posts.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二日，
南京城防司令唐生智的逃跑，
讓南京陷入了全面的混亂，
大部分部隊開始逃離這座城市，
但是依然有少數部隊在堅守陣地。

12月12日下午，唐生智仓促召集师以上将领布置撤退。中国军队的长官大多数没有向下完整地传达撤退部署，就各自抛下部队前往江边乘事先控制的船只逃离。这些部队听说长官退往下关，以为江边已经做好了撤退准备，于是放弃阵地涌向下关一带。



宋希濂部

国民党第三十六师

负责封锁挹江门的第36师宋希濂部没有接到允许部队撤退的命令，依然驻扎在挹江门。



从城内退往下关的中国军队，在挹江门遇到了36师的阻拦。36师的士兵们手挽手结成了人墙把退下来的人流挡在了挹江门外。36师的下级军官陆剑雄也参加了这次行动。



退往下关的士兵中有人大喊：“当官的已经跑了，放我们出去吧！”其他人也跟着喊：“放我们出去！司令已经跑了，放我们出去吧！”



面对来势汹汹的兄弟部队和不少百姓，36师的指挥官无奈地大喊：“没有命令，不许撤退！不许出城！”



退往下关的士兵们大喊：“放我们出去！”36师的官兵大声回应：“不许出城！”



城内发生冲突，很多人被打死或踩死。12日晚，唐生智与司令部成员乘坐事先保留的小火轮从下关煤炭港逃到江北。唐生智的逃跑，使南京城彻底陷入混乱。



1937年12月13日，南京城陷落。日本士兵站在城墙的断壁残垣上，举枪摇旗，高呼“万岁”，庆祝占领中国首都南京。听着此起彼伏的喊声，角川正雄也为这巨大的胜利激动不已。



此刻，陆剑雄的脸色极其难看。他看着江边涌动的人群，军民混杂、扶老携幼，悲哭之声不绝于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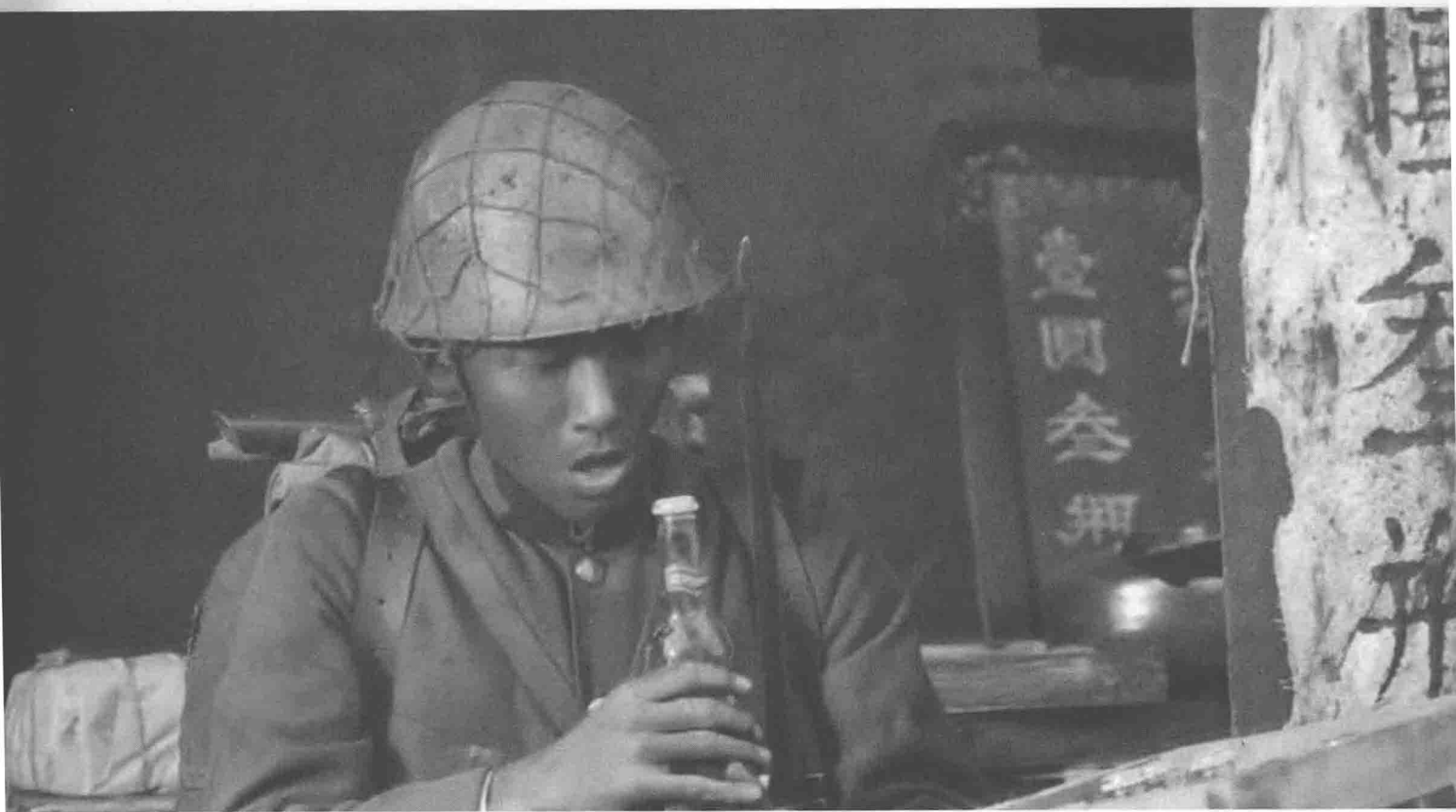
不少失去指挥的中国士兵已经变成了散兵游勇；百姓们似惊弓之鸟，仓皇无助、充满恐惧，



突然，远处传来一声枪响，惊炸了涌动的人群。大家开始互相拥挤着朝前奔去，喊叫声、哭声、枪声响成了一团。人们有的在人流的踩踏中死去，有的在人流中被挤散。



日军冲入城区，开始四处搜寻。街道中心的孙中山塑像依旧矗立在那里，仿佛在默默地注视着南京城今日的苦难。



一小队日本士兵冲入一间杂货铺。一名日本士兵从残破的货架上拿起一瓶酒，扫视了一下标签，吹掉瓶盖上的尘土，咬开瓶盖喝了一口。伊田提醒道：“不要喝！小心支那兵的陷阱。”



那个日本兵说：“是。”随后跟上来的同伴问：“怎么样，好喝吗？”那个日本兵说：“挺好喝的。”后面又有不少士兵冲过来，他们各自抄起一瓶酒纷纷喝了起来。



伊田回身看着他们，表情严肃地问：“你们在干什么？”



日本士兵纷纷放下手中的酒瓶。一个士兵面带尴尬地说：“好喝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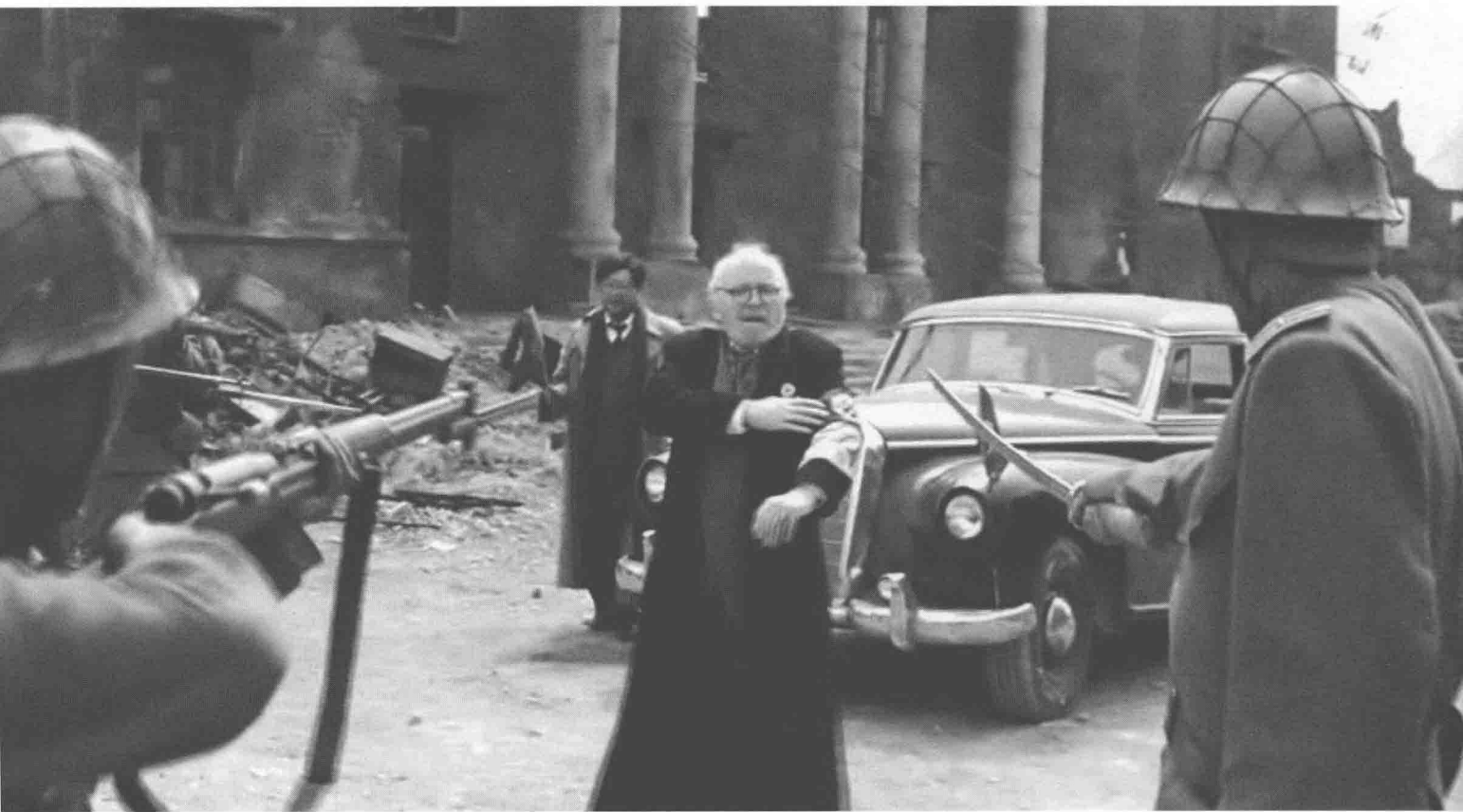
还没有等到伊田发火，传令兵就骑着自行车朝这边过来了。传令兵一边骑车一边四处传令：“报告，有搜捕支那败兵的命令！报告，有搜捕支那败兵的命令……”



忽然，伊田听到了汽车声，他立刻大喊：“散开！”



日军小队的士兵们一边答应着一边散开。他们发现街角有一辆汽车正朝这边开来。伊田立刻朝天开了一枪，并大喊：“停车！”



车子停了下来，从车上走下来两个人，他们把手高高举起。一个是年纪略大的外国人，这个人就是约翰·拉贝——“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另一个是一名四十岁左右的中国人，他的名字叫唐天祥，是拉贝的秘书。



日军小队端着枪围了上来。拉贝用英语问：“你们有人会说英语吗？”见没人反应，拉贝又指了指胳膊上戴的德国法西斯标志。



伊田看了一眼标志，立刻明白了拉贝的意思：“德国人。大家把枪放下吧。”



伊田转身对角川正雄说：“角川，听一听。”角川正雄来到拉贝身边。拉贝问：“你会说德语或英语吗？”角川正雄用英语回答：“我在教会学校读书。”



拉贝点点头：“我要跟你们的长官对话。”角川正雄对长官这个词拿不太准，重复了一下：“长官？”拉贝说：“是，你的长官。”角川正雄对伊田说：“他说他想见将军。”日本士兵哄笑起来：“我们也想见将军。”



拉贝着急地说：“这里是安全区，这里只有难民！”懂日语的唐天祥立刻对日本士兵说：“朋友，我们是朋友。”



伊田对拉贝和唐天祥说：“你们走吧。”



说着，他搂过角川正雄笑着说：“你的英语还得好好学啊。咱们走吧。”角川正雄说“是。”伊田又对其他人说：“来吧来吧，出发了。”



角川正雄他们的小队又来到了一座教堂边。一名士兵报告：“队长，好像有一个人进去了。”



伊田立刻下令：“等等，跟我来。”



他们朝教堂包围过去。伊田提醒士兵们要注意埋伏。



他们慢慢打开了教堂的门，却发现里面站满了人。教堂里的人有老有少，有男有女，甚至有受伤的中国士兵，正用一双双眼睛惊恐地看着他们。



随着日本士兵一步步地靠近，教堂里的人也在一步步地后退。见有这么多人，伊田的心里也有些发慌，甚至有些不知所措。



但在这个时候，有一个老头举起了双手，教堂里的其他人随后也纷纷举起双手，有不少中国士兵把枪也举了起来。



一名受伤的中国士兵，在举起枪的时候脸上充满了痛苦，悲愤的泪水从眼中流了下来。



人群中，一个小女孩也被家人举到了头上。她三四岁的样子，还什么也不懂，只是瞪大了眼睛，好奇地四处张望。张望了一会儿，她也学着大人的样子，举起了那双稚嫩的小手。



伊田他们往人群中走去。教堂里的人纷纷让开，仿佛在躲避恶魔一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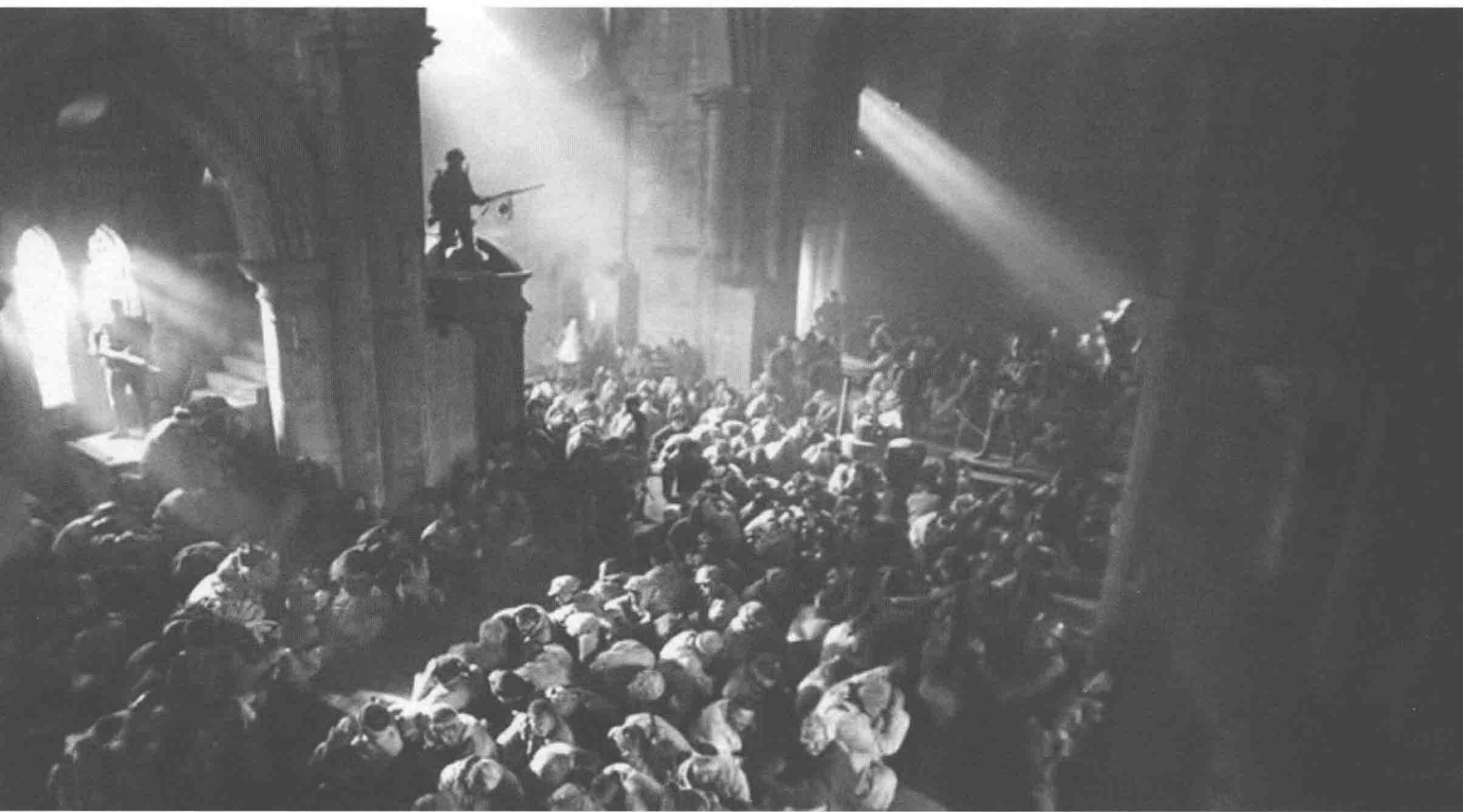
伊田回头低声对角川正雄说：“快去叫援兵。”角川正雄端着枪，警惕地慢慢退出教堂。



等出了教堂，角川正雄立刻向大街上飞奔而去，边跑边喊：“有支那兵！有支那兵……”



一直等到角川跑得精疲力竭的时候，其他日本士兵才闻讯赶来。角川正雄朝教堂的方向一指，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那边！那边有支那兵！那边有支那兵……”一队队的日本士兵朝角川手指的教堂方向奔去。



日本士兵很快就占领了教堂。他们开始在教堂里搜寻中国士兵。日本士兵找来了绳子，把中国士兵都绑了起来，并用绳子把他们串在了一起。伊田朝角川正雄喊：“快点，快点！角川，再拿些绳子过来。”



日本士兵在绑人的时候不仅抓了穿着军服的中国士兵，而且把不少青壮年的中国男子也绑了起来。



一位老年妇女死死拽住儿子的胳膊，向日本士兵苦苦哀求：“求你了，你不要抓他！”另一位年轻女人拉住丈夫的胳膊，哭喊着：“不要抓他！不要抓他！”一时间，骨肉分离、妻离子散的一幕在教堂中不断上演着。



此情此景，让良知尚存的角川正雄心中十分难受，但又觉得无能为力。忽然，有人喊他去支援：“角川，过来这边！”角川正雄和几个士兵赶了过去，他们对准了一扇门开了几枪。



枪声过后，那扇门开了。几个女人和孩子从门中栽了出来，满身鲜血，在地上一动不动。人群中立刻又响起了一片哭喊声。



看到这一情形，角川正雄有了深深的负罪感，这让他的呼吸也变得急促。他低声喃喃道：“我不是故意的……”接着像是忽然想起了什么，他立刻伸手去摸身上的急救包，却被身边的同伴拉住。



同伴向他大喊：“角川兄，快点走吧！走吧！”角川正雄被两个同伴拉起，踉跄着朝教堂外走去。



与其他人相比，唐天祥家里的状况暂时要好得多。这一天，他急匆匆地回到家里，看到小妹正在收拾房间。唐天祥怜爱地把自己的帽子戴到妹妹头上：“小妹！我回来了。”小妹却气呼呼地说：“这是什么世道啊，大白天箱子都被人抢掉了。”唐天祥摸了摸妹妹的头，安慰道：“好了，好了。”



唐天祥又冲着女儿招呼：“女儿，爸爸回来了。”一个四五岁的可爱女孩大喊着“爸爸”朝唐天祥跑过来。唐天祥一把抱起女儿亲了两下。



唐家的佣人程妈赶紧跟他打招呼：“唐先生回来啦。”一个上了点年纪的工人正在收拾工具，见唐天祥回来了，也忙打招呼：“唐先生，床修好了。”唐天祥抱着女儿，笑着说：“辛苦了啊。”程妈说：“唐先生，我先走了啊，有事叫我啊。”唐天祥说：“哦，谢谢哦。你们辛苦了。”



唐太太一边收拾书桌，一边对程妈说：“程妈，把垃圾倒一下。”程妈立刻应道：“中。俺知道了。”



唐天祥放下女儿：“去找阿姨玩吧。”女儿答应一声便朝门外跑去了。唐天祥搂过唐太太，先在她脸上亲了一口，然后压低声音问：“晚上我们住在哪里呀？”唐太太脸上一红，挣脱唐天祥的怀抱，有些不好意思地说：“讨厌！”



唐天祥也略感尴尬，忙平复了一下情绪，环视了一下房间，笑着夸赞道：“布置得蛮好的！”



唐太太转过身，一本正经地问：“南京太平吗？”唐天祥捡起掉落在地板上的东西，稍微沉思了一下，然后微笑着安慰道：“我们是给德国人做事嘛，没有问题的！”



听唐天祥这么说，唐太太悬着的心这才稍稍安定了一些。然后她又问：“这月的工资呢？”唐天祥笑着递了过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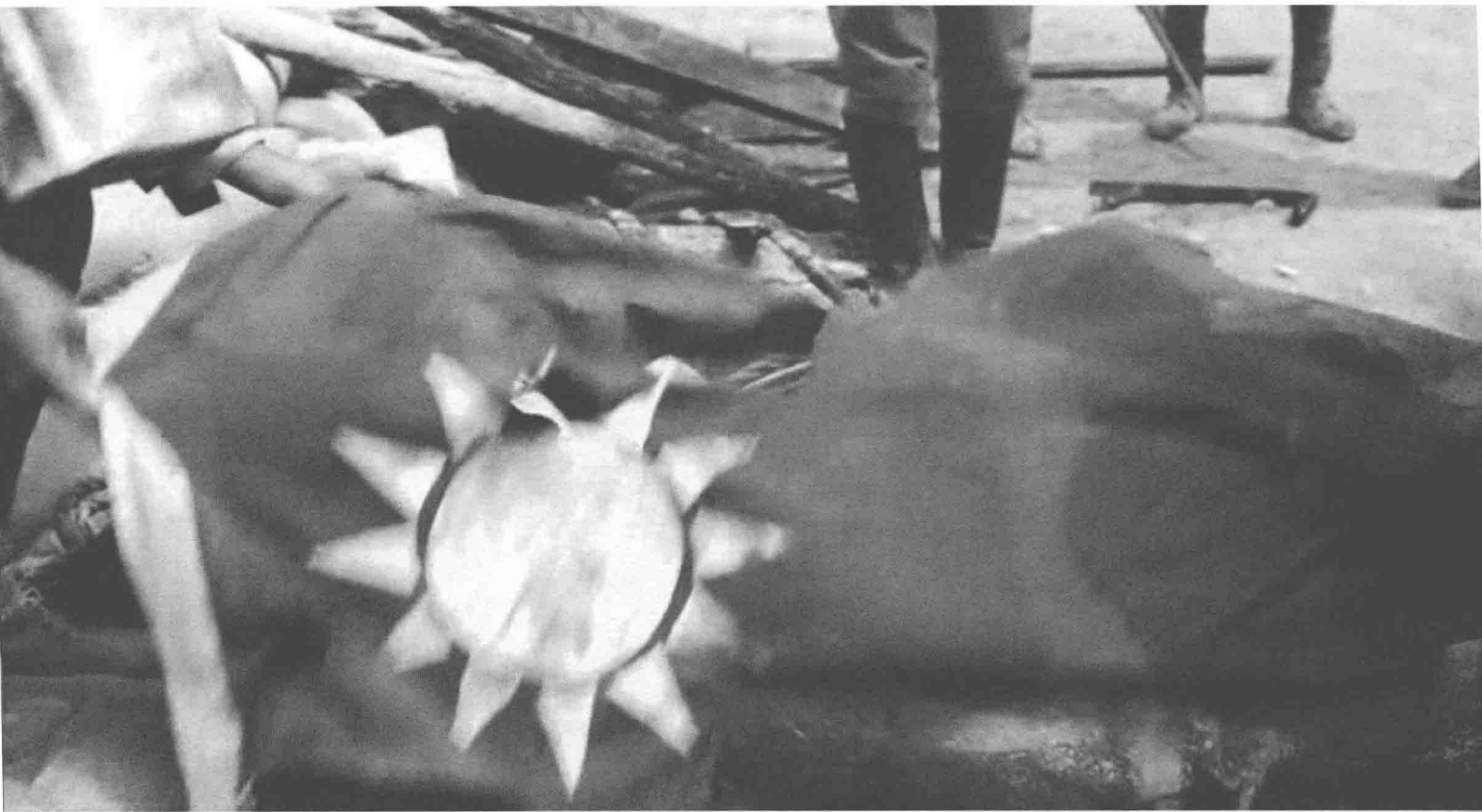
矗立在街道中心的孙中山塑像，此刻也成了日本军队的眼中钉。几条手指粗的铁链一端被绑在了塑像身上，另一端被拉在身体强壮的日本士兵手中。



一个日本指挥官大喊：“让开了！大家一起拉！”随着“一、二、三”的号子，塑像被拉倒在地。



塑像倒地的时候，围观的日本兵立刻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欢呼声和鼓掌声。一个手执日本国旗的士兵甚至爬到塑像底座上，摇旗呐喊。



有日本士兵把一面残破的中华民国国旗盖在塑像身上，然后又用铁链将塑像绑在坦克上，让坦克拖着塑像前行。日本随军记者把这些画面当作胜利的记录拍摄了下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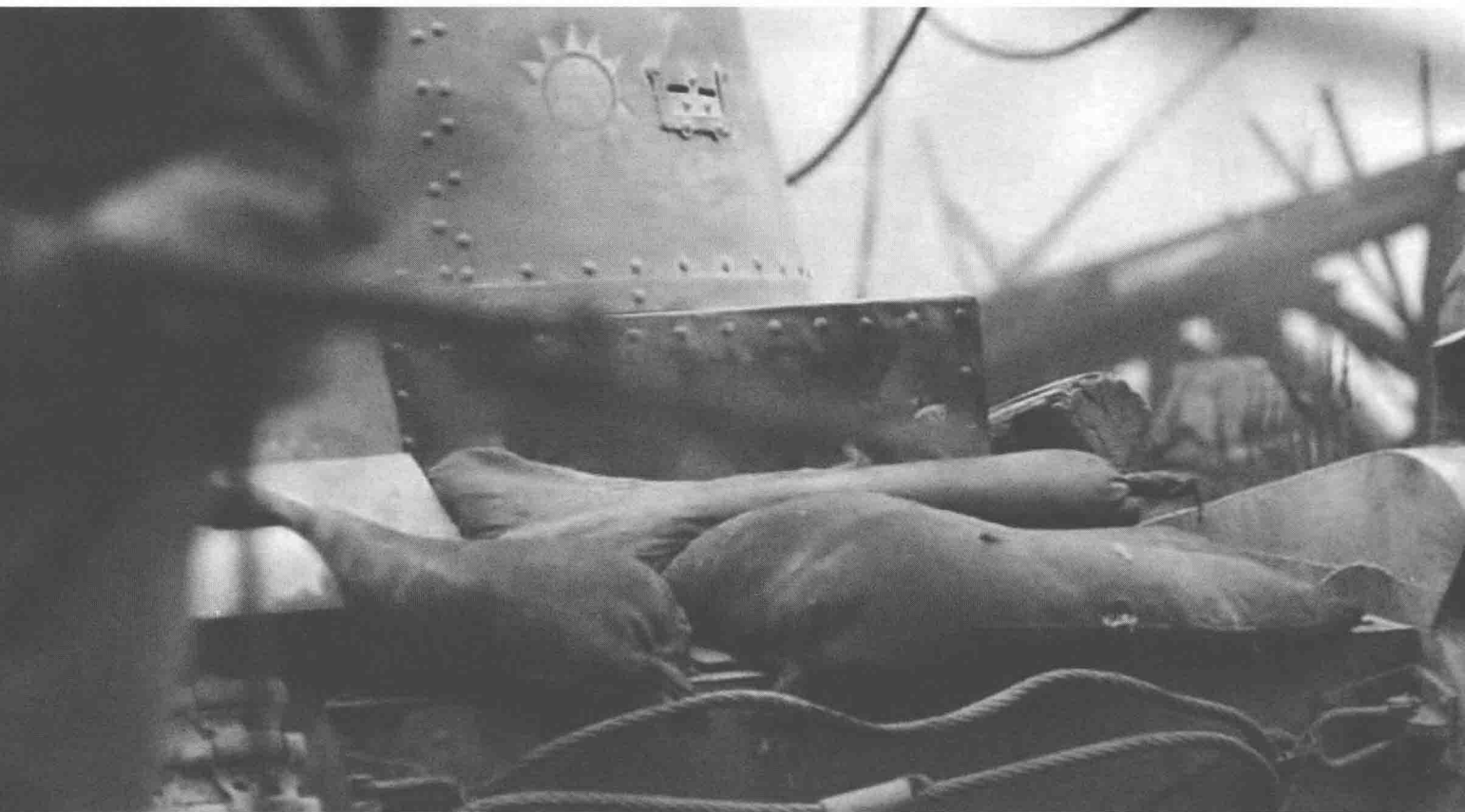
角川正雄他们那一小队正在搜索前进。



他们在街角处发现了一辆似是被遗弃了的的中国军队坦克。一名日本士兵爬了上去，掏出一包炸药，想把它炸掉。



伊田忙制止了他：“好的坦克给后面的部队留下吧。”那个日本士兵回答了一声“是”，就收起炸药跳下坦克，随队继续向前搜索。



前面的士兵报告：“这边安全。”伊田立刻提醒：“混蛋，提高警惕。”前面的士兵回答了一声“是”。



当他们慢慢搜索前进的时候，却没有想到，就在他们身后不远处，那辆坦克的炮塔也在慢慢移动，并把枪口对准了他们。



坦克炮塔上的机枪突然喷射出愤怒的火舌。在机枪开火的同时，街道两旁的断壁残垣中露出了不少中国士兵的身影。一颗颗复仇的子弹像暴风雨一样射向日本士兵。日本士兵被突如其来的袭击打得手足无措，纷纷倒地。



伊田一边跳入一旁的断墙处找掩体，一边大喊：“敌人！快趴下！散开！”



伊田问：“敌人在哪个方向？”一名日本士兵指着四周的断壁说：“敌人在上面！”又有士兵大喊着报告：“他们在后面！后面！”一名士兵惊恐地喊：“我们被包围了。”



一个叫森下的日本士兵被中国士兵打死了。森下的同伴刚想去拉他，又差一点被飞来的手榴弹炸飞。



袭击日军的中国军队正是陆剑雄他们。陆剑雄组织了一支队伍，队伍里有军人，有警察，还有不愿意屈服的爱国青年。最小的小豆子还是一个孩子，甚至没有一支枪高。此刻，他却毫无畏惧地帮着战友们装子弹。



伊田大喊：“角川！”角川正雄听到命令，快速来到他身边。伊田下令：“我们从下面进攻！”忽然，又有一名日本士兵喊：“这边也危险了！”



日本士兵冲到了楼下，准备开始往上进攻。楼上的中国士兵甩出一颗手榴弹将他们炸退。一名日本士兵喊：“那边有楼梯！”伊田忙下令：“冲上去！”



在楼上的陆剑雄把一颗手榴弹顺着楼梯甩了下去。只听到楼下的日本士兵大喊一声：“糟了！躲开！”手榴弹爆炸了。陆剑雄趁着爆炸的空当冲了出来，击毙了两个日本士兵。



陆剑雄对身边的顺子说：“顺子，下去看看！”顺子带了两个人刚冲到楼下，就被日本士兵的火力压制住了。看到两个同伴在一瞬间就被打死了，顺子也有些慌了神，忙抱着枪往后退。



楼上，陆剑雄的枪里没了子弹。他赶紧招呼小豆子：“枪！给我枪！”陆剑雄换了一支枪冲到楼下，冲着顺子比划了一下手里的手榴弹，顺子立刻把自己手中的手榴弹顺着缺口扔了出去。



随着一阵激战，冲到楼下的日本士兵被陆剑雄他们打退了。一个倒地受伤的日本士兵试图拉响手摇式警报器，也被陆剑雄他们打死了。



敌人越来越少，枪声也越来越稀疏，陆剑雄他们终于打赢了这一仗。陆剑雄带着人立刻开始清理战场，他们要多捡点武器弹药，但他们不知道其实还有一些倒地的敌人有的还活着。



一个日本士兵朝手摇式警报器爬去。中国士兵走过时并没有发现他在装死。等中国士兵走得稍远一些，他立刻把警报器压到了身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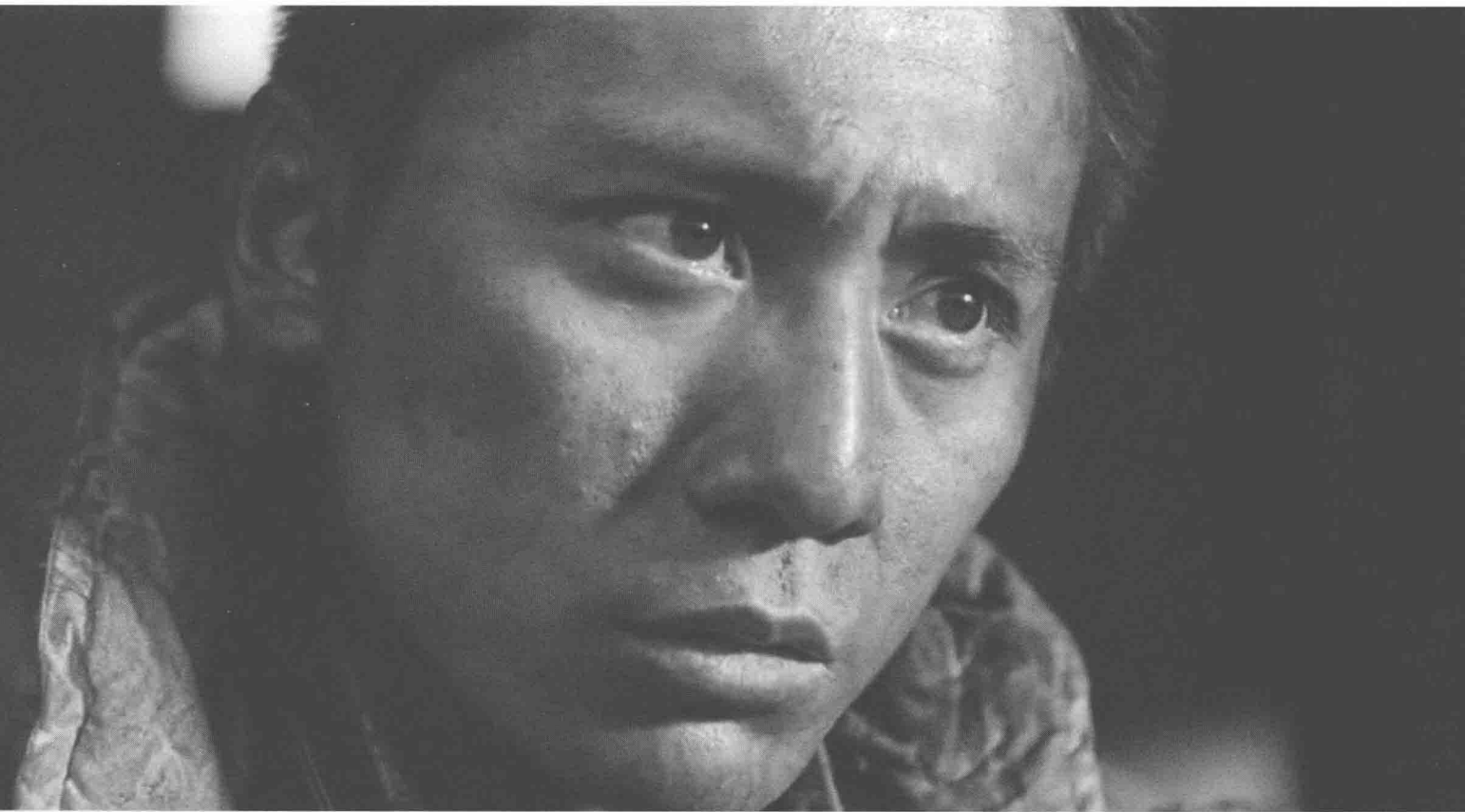
小豆子给陆剑雄递过来一个军用水壶。陆剑雄接过水壶喝了几口。小豆子又和另一个小战士继续去捡子弹了。



当陆剑雄他们正休息的时候，不远处却传来了凄厉的警报声。



大家都围拢在陆剑雄身边，注视着他，等着他拿主意。



陆剑雄听着此起彼伏的警报声和渐渐清晰的坦克声，朝大家苦笑了一下：“顺子，兄弟们，守不住了。散了吧。”



恐慌的顺子朝大街上跑去，边跑边扯掉了身上的军服。



陆剑雄他们决心与敌人厮杀到底。



下定了决心，大家的心里反倒都平静了很多，开始有条不紊地准备着最后的战斗。能收集到的手榴弹、子弹、枪支，被大家分配到各个需要守卫的地方。



日本军队的援军很快就到了。他们以坦克为先导，步兵紧随其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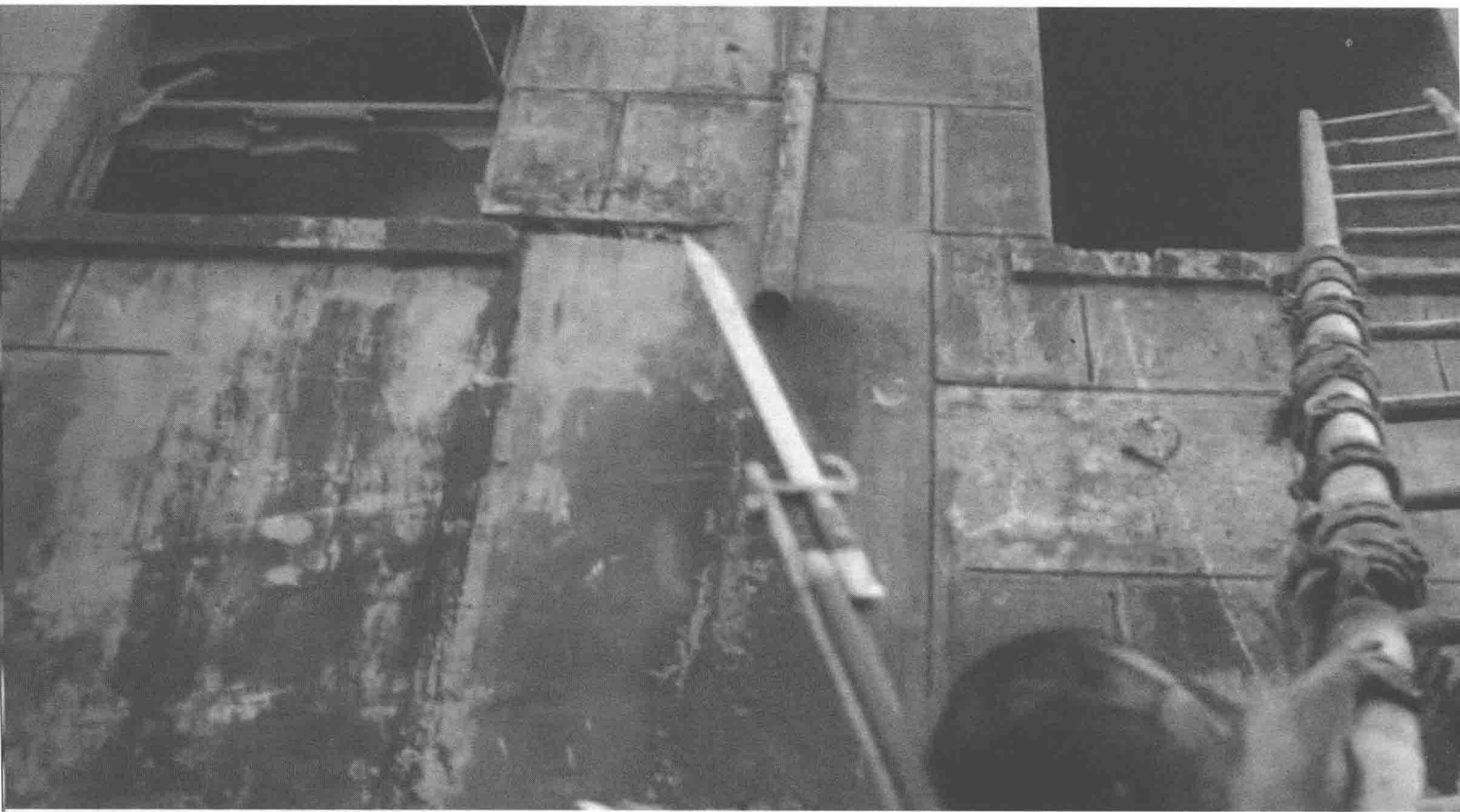
街角的中国坦克被日本坦克一炮炸毁了。里面的中国士兵满身是火地从坦克里跳出来，立刻被日本士兵当成了射击的靶子。



楼上的陆剑雄他们看得眼里直冒火。小豆子的脸都绷得紧紧的。



日本坦克开始炮击陆剑雄他们隐蔽的地方。



炮击过后，日本士兵开始架起梯子往楼上爬。伊田对角川正雄说：“角川，把梯子拿过来，搭上。”角川正雄立刻带人去搭梯子。伊田下令：“快点！上！有敌人就杀掉。上面可能还有支那兵。”



日本士兵开始抢占制高点并架设机枪。地面上，他们的迫击炮小队也已经就位。指挥官下令：“准备炮弹。打！”



随后，几发炮弹立刻飞向陆剑雄他们的阵地，并爆炸开来。陆剑雄他们对敌人的炮击毫无办法，只能暂时隐蔽。



炮击过后，日本军队开始进攻。



战斗结束时，双方都有很多士兵伤亡。



角川正雄拖着疲惫的身体从战场上撤了下来。当他看到路边躺着的同伴的尸体，心中十分难受，他不明白这些年轻生命为什么要葬送在这里。



正当角川正雄为此苦闷的时候，突然听到有人喊他。他抬起头，看见一个人朝他这边跑来。来人微笑着一把把他搂住，关切地喊道：“角川兄。”



角川正雄认出来人是自己的朋友东口。他问东口：“你没有受伤吗？”东口笑着说：“我没有问题。”



与东口分别后，角川正雄朝驻地走去。在路边，他看到了那些被俘的中国士兵。他们被紧紧地捆在路边的铁栅栏或者电线杆上。



陆剑雄和小豆子也在被俘的人当中。陆剑雄军服破烂，满身灰尘，脸上还带着不少血渍。此刻，他面色冷峻，一言不发。



日本军队驻地，士兵们正在庆祝胜利。他们站在城市的废墟旁，高呼着“万岁”，让随军摄影师给他们拍照。



进攻南京的作战开始后不久，疯狂前进的日本军队就把辎重部队远远地抛在身后。由于日本军队原本没有深入内陆作战的后勤准备，立即面临着粮食供给中断的严重问题。日本军司令部于是下达了实际是要部队抢劫的“就地征收”命令。一个日本士兵拎着抢来的东西开心地对同伴说：“太好了，今天终于可以吃饱了。”



日本军队在抢劫中为了掩盖自己抢劫和强奸的罪恶，除了杀人，还经常放火烧毁房子。几个日本士兵正在往车上装抢来的财物，还不停地招呼其他人。“这边也帮帮忙。”“快点，都拿走。”“这是好东西。”“应该很贵重吧。”



角川正雄在沿途看到的累累尸体中，夹杂着许多无论如何也不会成为战斗人员的妇女和老人的尸体，甚至连路边的电线杆上都挂满了尸体。



几个日本士兵押着一群女孩走了过来。为了防止女孩们逃跑，日本士兵还把她们的胳膊用绳子绑在了一起。



又往前走了几步，角川正雄看到几个中国百姓被迫跪在地上，几个日本士兵从他们背后开枪射击。



一个手无寸铁、衣衫褴褛的百姓在街上漫无目的地走着，却突然被日本兵从背后一枪打死了。



一棵树上挂着四五颗人头，那些人头随风摆动，让人十分害怕。



角川正雄默默地看着这一切，心里有说不出的滋味，这哪里是战场，分明是屠宰场。



角川正雄他们押着战俘们向一个地方集中，不听话的战俘会被就地处死。日本士兵的训斥声不绝于耳：“快点走！”“再不走就开枪！”“走，快走！”“看什么看！”



负责押解的日本军官报告：“抓来五百多支那兵。”负责看押的日本军官点点头：“知道了。”



战俘营里挤满了被俘的中国人，其中既有士兵又有很多老百姓。日本士兵冲着他们喊：“挤一挤！”“看什么看！”“快点！”“这边来几个人！”



为了方便看押，日本士兵让陆剑雄他们全部坐下。小豆子弯着腰凑到陆剑雄身边。陆剑雄冲着小豆子勉强地笑了笑，然后用额头顶了一下他的额头，算是打了招呼。



一处高大破旧的大仓库里，日本士兵正在把一些柴禾搬进房间。负责的指挥官还下令往柴禾、窗子以及墙上洒汽油。负责的指挥官指着—处说：“那边还不够。要这样。”说着，他搬起一桶汽油开始示范。



战俘营里，一个操着半生不熟的中国话的日本士兵冲着被关押的中国人大喊：“起立！向后转！往前走！”



被关押的中国人在日本士兵刀枪的威逼下，开始缓慢沿着指定的路线前进。他们有的被赶进了那个浇了汽油的大仓库。



有的被押到了江边。



有的被赶到一条壕沟旁。



有的几十人被一条绳子紧紧绑在一起。



大规模屠杀开始了。日本士兵封闭仓库、刺刀上膛、架好机枪。仓库里大火熊熊，江边上机枪扫射，壕沟边鲜血横飞。仓库外，为了防止里面的人冲出来，日本士兵顺着窗户投掷了手榴弹。



江边上，随着机枪扫射，人们像波浪一样纷纷倒下。江边的人们拼命往滔滔江水中奔去，希望寻得一线生机，但同样机会渺茫。



日本士兵让中国人站在壕沟边，然后逐个用刺刀刺死。对于一刀未致死而痛苦挣扎的人，则用军靴踢到壕沟内用土活埋。



对用绳子紧紧绑在一起的中国人，日本士兵或者用刺刀或者用手枪将他们杀死，有的甚至用坦克的炮口对准被捆绑起来的士兵进行轰击。



昔日富饶的南京城，此刻到处弥漫着硝烟，到处响彻着人们的哭喊声，到处弥漫着血的气息，到处充满了屠杀。日本士兵在这一刻仿佛都变成了杀人恶魔，数不清的中国人在这场屠杀中死去。



扬子江边的码头与普通码头一样，是船只启航和停泊的地方。而在这一天，在两千米宽的江面上，漂流着数不清的尸体，一望无际。江边如此，江心也如此。那不是士兵，而是老百姓的尸体，其中有成人也有儿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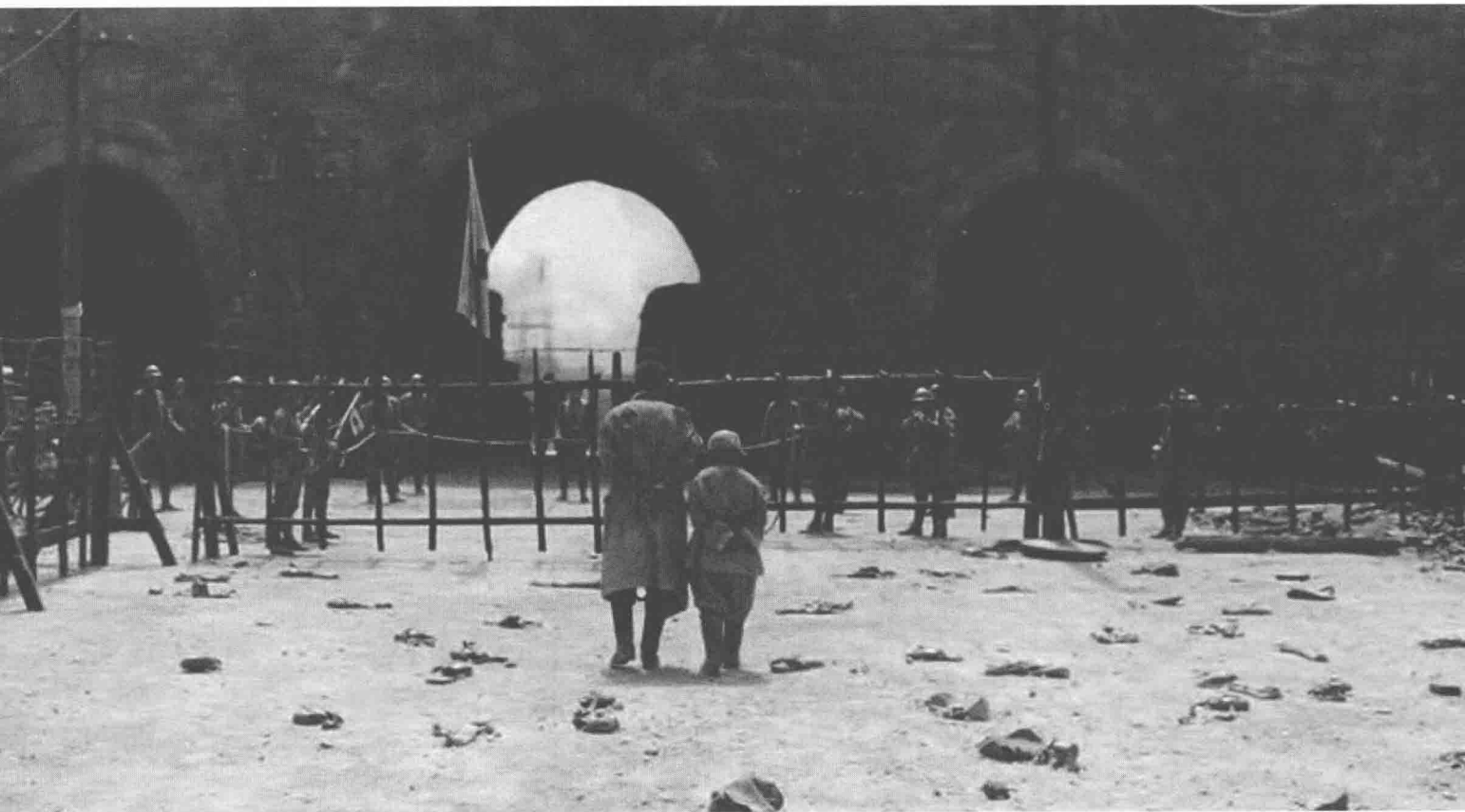
在通往光华门的马路两边，可以看到弯弯曲曲的战壕，里填满了无数烧焦并已腐烂的尸体；在汀线，尸体像漂流的木头一样被浪冲了过来；在岸边，重叠堆积着尸体一望无际。



陆剑雄知道，他们的最后时刻也快到了。他微笑着安慰小豆子。日本士兵对他们大喊“起立”，但没有人站起来。见没有人动，更多的日本士兵围了上来。他们开始朝人群射击，有几个人立刻倒在了血泊中。



陆剑雄想像一个勇士一样死去，他毅然站了起来，回身看着自己的弟兄们、同胞们，然后独自向前走去。



望着陆剑雄远去的背影，小豆子立刻起身追了上去，跟他走在了一起。看到他们俩远去的背影，坐在地上的其他人也充满了视死如归的勇气，一起站起来朝敌人走去。



门外站满了全副武装的日本士兵，黑洞洞的枪口透过栅栏和铁丝网对准了他们。在战壕边，他们看到了无数同胞的尸体。



小豆子偷偷用嘴咬开了陆剑雄的绑绳。陆剑雄实在不忍还是孩子的小豆子看到这一惨状，用手替他捂住了眼睛。



这些视死如归的勇士们发出了最后的呼喊：“中国万岁！”“中国不会亡！”



从南京逃出来的老百姓，无论是成人或儿童，一律遭到机枪、步枪的扫射。一路上枕籍着的尸体，连他们是老百姓还是士兵，是男是女都无法辨认。因为这些尸体在遭到射击后倒在地上后，又被浇上汽油点火焚烧。



1937年12月12日至18日，在南京失守后的一周内，所有战俘都被屠杀。



11月22日，留驻南京城内的西方人决定仿照饶家驹神父在上海建立南市难民区的模式建立一个“南京安全区”，给来不及撤退的中国难民提供避难所。他们成立了名为“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私人机构，推举西门子洋行驻南京代表约翰·拉贝任主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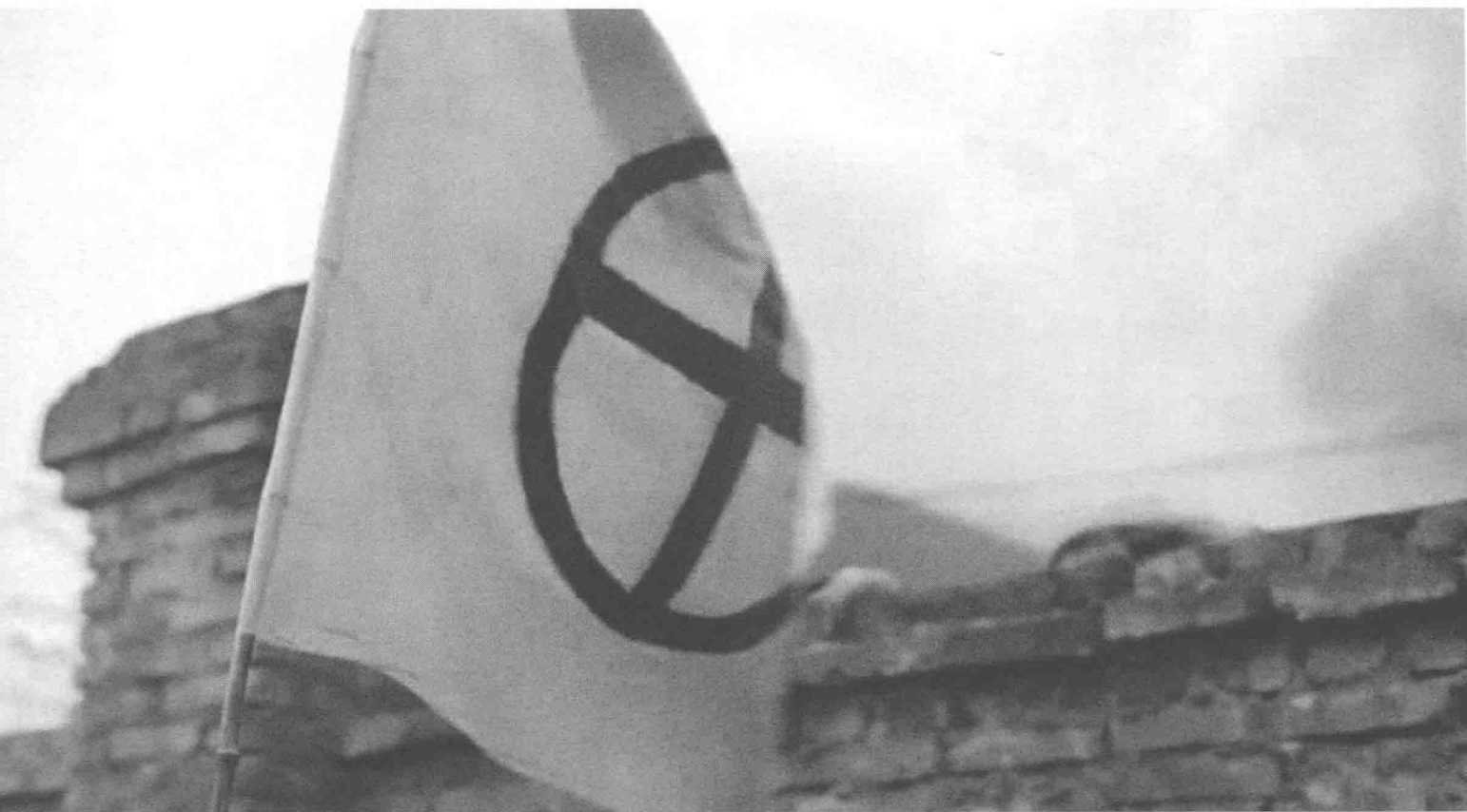
国际委员会划定的南京安全区以美国驻华大使馆所在地和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金陵神学院、金陵中学、鼓楼医院等教会机构为中心，占地约3.86平方公里，四面以马路为界。



中国政府承认了安全区，承诺实现安全区的非军事化，并且提供给国际委员会现金、粮食和警察。日本方面拒绝承认安全区，但同事表示只要安全区没有中国军队驻扎，日军就不会攻击安全区。



1937年12月的南京，遍地血迹、已成废墟的街巷中，不断地有人拼命向南京城西北角的“南京安全区”跑去，所过之处溅起漫天的灰尘。因为如果不跑，他们就会跟横尸马路中间的同胞们落得一样的下场。



终于，他们看见了安全区的围墙，看见了那黑圈红十字徽章，他们敲打着大门，呼喊：“救命！救命！放我们进去！”在此后的几个月里，对于南京城里的中国人来说，看见了这个徽章，也就算是看见了生的希望。



一时间，安全区里各个学校的教室、图书馆、露天操场，以及一切公共机关和私人住宅、院落中都挤满了难民。一个房间往往要挤上二三十个人，大家只能勉强地一个挨一个地躺下来。后来难民越来越多，人们只好在安全区的空地上、走廊上、马路边建起数千个芦苇棚子。



虽然拥挤，食物供应也得不到保障，但还是有难民不断地涌向安全区。每天夜里都有难民在猛烈地敲门，因为只要进来，就证明自己安全了。



安全区内，归国女教师姜淑云正带领同事们努力给难民们提供各种力所能及的基本保障。安全区的工作人员一边维持秩序，一边分发号码牌：“牌子拿好，拿好牌子过去。不要挤！”



突然，一个叫小江的姑娘挤了过来。旁边的人连忙责怪道：“你挤我干嘛呀？”工作人员连忙劝解：“慢慢讲，不要急。”小江趁乱多拿了两块牌子。工作人员忙制止：“一个人只能拿一块牌子呀！小姐，你不能这样做。一张床铺只能拿一块牌子。”



小江没好气地说：“干什么？你松手！”工作人员说：“你要讲道理呀！”小江甩下牌子拂袖而去。



安全区外，日本士兵又在杀人。姜淑云忙大喊：“回帐篷！快，回帐篷！”



夜晚，姜淑云独自在加固安全区的大门，直到精疲力竭。



日本人为了掩盖大屠杀的真相，用焚烧、掩埋、沉江等多种方式，对横陈南京城郊的遇难者尸体进行了处理。顺子被日本人抓住，也参与了这件事。



顺子在死人堆里发现了陆剑雄的尸体。陆剑雄的双眼睁得大大的，似乎充满了不甘。顺子帮他合上眼睛，然后把他拖到了壕沟里。



小豆子没有死，他苏醒了过来。与他一起醒来的还有一位中国军队的军官。小豆子问：“你还活着？”那位受伤的军官回答：“活着。”



小豆子和那位军官设法逃到了“南京安全区”。姜淑云问：“被杀了多少人？”军官回答：“全都死了，只有我们两个活下来了。”



听到此处，姜淑云的眼中流下了泪水。她把小豆子搂在怀中，想努力抚平这个孩子所遭受的创伤。



在另一边，日本士兵开始了占领南京后的休整期。有的士兵在江边支起竹杆跳高。指挥者喊：“开始！”一名日本兵顺利跳了过去。其他人立刻鼓掌：“跳得好。”



角川正雄拎着木桶走上前来：“古田，我来！”角川正雄一跃而过，众人齐声鼓掌：“好厉害！”



角川正雄一边帮伊田擦身体，一边和他聊天。角川正雄说：“我想吃火锅！”伊田说：“火锅好吃。”角川正雄说：“我想吃炖山药。”伊田笑着说：“你妈妈做得很好吃。”角川正雄点点头：“是。”伊田继续说：“你妈妈会很高兴的，上面说你快升级了。”角川正雄有一点不敢相信：“是我吗？”伊田笑着说：“看书还是有好处的。”



士兵上野正在为众人跳“望乡之念”的舞蹈。有人跟上野开玩笑：“上野兄，你跳的是女式的吧？”上野拉起他：“你来一起跳！”于是，他们开始跳为庆典准备的舞蹈。



角川正雄问：“你为庆典准备好了吗？”伊田说：“没有。你必须得好好练，你跳得太差了。”角川正雄回答了声“是”，然后拎起半桶凉水浇在了伊田头上。



冰凉的水让伊田浑身哆嗦了一下，他笑着骂道：“水太凉！混蛋，水太凉！”伊田端水回击，角川正雄哈哈大笑躲开了。



在南京城的日本皇军休憩所的院子里，几个士兵正在踢足球。角川正雄今天来这儿是为了找女人。第一次来这里的他，心中似乎还有一些羞怯。



负责慰安所的女人迎上来，笑着说：“您来了，我们这里刚来了一批日本妇女，她们都很温柔体贴。”



角川正雄按照那个女人的安排来到一间房门外。他看到门口的牌子上写着一个女人的名字“百合子”，于是清了清嗓子说：“我进来了。”



里面传出一个女人的声音：“稍等。”简单清洗了一下，那个女人又随意地披上一件衣服，躺在了床上，冲着他说了一声“请”。



那个叫百合子的女人看着角川正雄手忙脚乱的样子，问：“你是第一次吗？”角川正雄点点头。百合子对他说：“过来。请你把衣服脱掉。”



角川正雄伏在百合子怀中抽泣，此刻他似乎远离了这个罪恶之城，回到了故乡。百合子搂着这个叫角川的男人，也流下了眼泪。



角川正雄从百合子那里出来以后，有个士兵问：“队长，怎么样？”角川正雄一本正经地说：“我将来要娶那个女人做老婆。”



那个士兵听了角川正雄的话颇感意外，他以为角川是在和他开玩笑，就笑着说：“队长，我在这儿得了性病。您大脑是不是也得了性病？”角川正雄拍了拍那个士兵的肩膀，没再说什么，微笑着离开了。



“南京安全区”内，一帮女人聚在一起一边打麻将，一边织毛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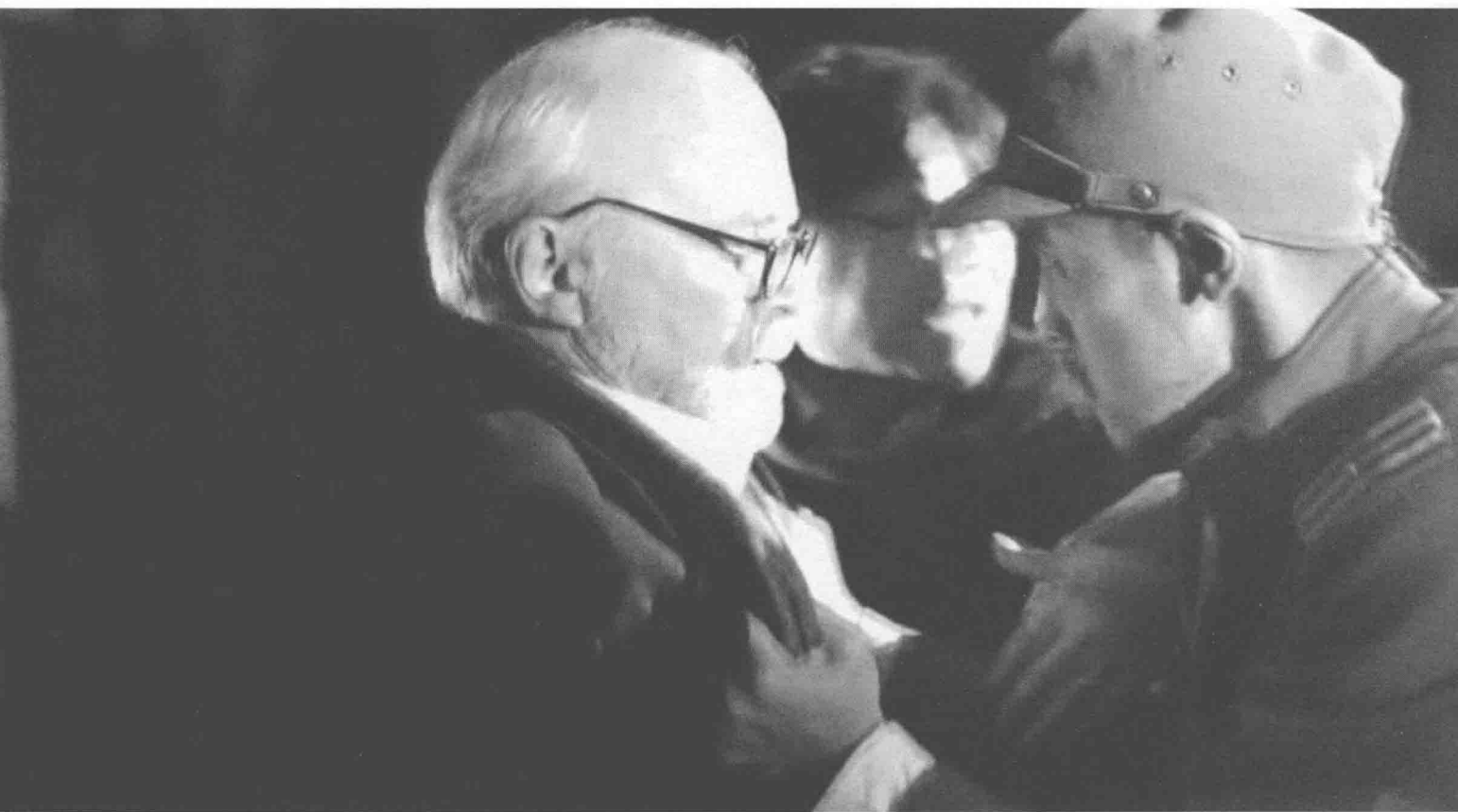
唐天祥趁机教大家说简单的日语，他自认为会说日本话就能保住性命。他认真地用日语说：“朋友。我是良民。”然后，他让大家分别学说。



突然，外面传来一声枪响。刚才还醉心于麻将的众人立刻停下手中的牌，惊恐地四下张望着。唐先生的女儿说：“爸爸，外面放爆竹啦。”唐先生让女儿安静下来，然后对众人低声说：“快过年了，睡吧。”



安全区中有一个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代理院长是魏特琳女士。最多的时候，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收容妇孺有九千多人。文理学院给妇女同胞带来了希望，却也一直被饿狼般的日本兽兵紧盯着。每天晚上，都会有日本兵成群结队地从五台山边的竹篱上爬进校园施暴。一天晚上，魏特琳和姜淑云冲下去和日本士兵搏斗，试图救下遭到凌辱的女子。



拉贝先生闻讯也与唐天祥一起赶了过来，伊田抓住拉贝的衣领就要动粗。



唐天祥忙说：“朋友。都是朋友。纳粹。”伊田问：“你是谁？”



伊田象征性地拉过一个日本士兵，在他脸上轻轻拍了一巴掌，冲唐天祥讽刺道：“是他吧？是他吗？”伊田冲手下的士兵一挥手：“走。”



刚走到门口，伊田又转身问唐天祥：“你会说日语吧？”唐天祥点点头：“是，一点点。”伊田又问：“你是做什么的？”



唐天祥从怀中掏出一张名片递给伊田，笑着说：“拉贝的秘书。”伊田接过名片，笑着看了看唐天祥，提上裤子转身离开了。



日本士兵走后，屋子里响起了一片哭声。拉贝先生问：“今天晚上有多少个孩子被强奸？”姜淑云沉重地说：“六个。”



回到自己家中，唐天祥对唐太太和小妹说了发生的事情。两个女人都十分害怕。



唐天祥拉唐太太坐在梳妆台前，拿起剪刀，冲着她的头发剪去。看着自己时髦的头发被剪得光秃秃的，唐太太眼中充满了泪水。



唐天祥严肃地说：“从明天开始，你和小妹要穿男人的衣服。”



为了避免妇女们被侵害，魏特琳女士和姜淑云决定帮她们剪成短发、改穿男装。姜淑云还提出了更详细的要求：“要把指甲油、口红擦掉。”不过还是有人不愿意剪发改装，小江就是其中的代表。



一位女工作人员指着小江对姜淑云说：“姜老师，你来看！就是她们三个人，尤其是她。”



姜淑云来到小江身边，严肃地问：“为什么不剪？”



小江看了看姜淑云的卷发，不服气地反问道：“你怎么不剪？你还烫头发了呢。”



姜淑云说：“我们是安全委员会的，日本人不会动我们的。”



那位女工作人员苦口婆心地劝道：“剪头发是为大家好。你们不要不知道好歹。”



小江冷冷地说：“我不剪。不打仗了我还靠这吃饭呢。”女工作人员气愤地说：“你还重操旧业啊？”



见女工作人员瞧不上她的职业，小江冷着脸讽刺道：“我凭本事吃饭。你去别人还不要呢。”



女工作人员被气得面色发青：“你说什么！”姜淑云拦住了火气上撞的两个人，对女工作人员说：“必须剪！带她们过去。”



小江她们三个被拉到一边剪头发。看着两个同伴哭哭啼啼的样子，小江的火气也上来了。她把剪发的人甩到一边，径自走了。



安全区外，几个小朋友正在玩耍。东口和一个巡逻兵一边走一边商量着什么事情。巡逻兵笑着夸东口：“你的主意好，你很聪明。”巡逻兵冲着孩子们大吼了一声，东口忙制止：“你别吓着他们。”



东口走到孩子们身边，摸了摸他们的头，微笑着说：“不要害怕。”说着，他从口袋里掏出两颗糖，在孩子们面前晃了晃：“你们看！”



禁不住糖块诱惑的孩子们，带着东口和巡逻兵朝“南京安全区”内走去。路边的人们都惊恐地看着这两个闯进来的日本士兵。有人低声说：“日本人来了。”又有人说：“快跑、快跑，躲起来。”



东口他们佯装友善地跟大家打招呼：“你们好！你们好。”东口笑着对巡逻兵说：“这里有粥。”



巡逻兵的心思则在女孩们身上，边朝四周张望，边压低声音说：“东口，有一个漂亮姑娘。”东口回头对他说：“很可爱。”巡逻兵说：“是你喜欢的类型？”



来到“南京安全区”广场的旗杆旁边后，东口对孩子们说：“你们去玩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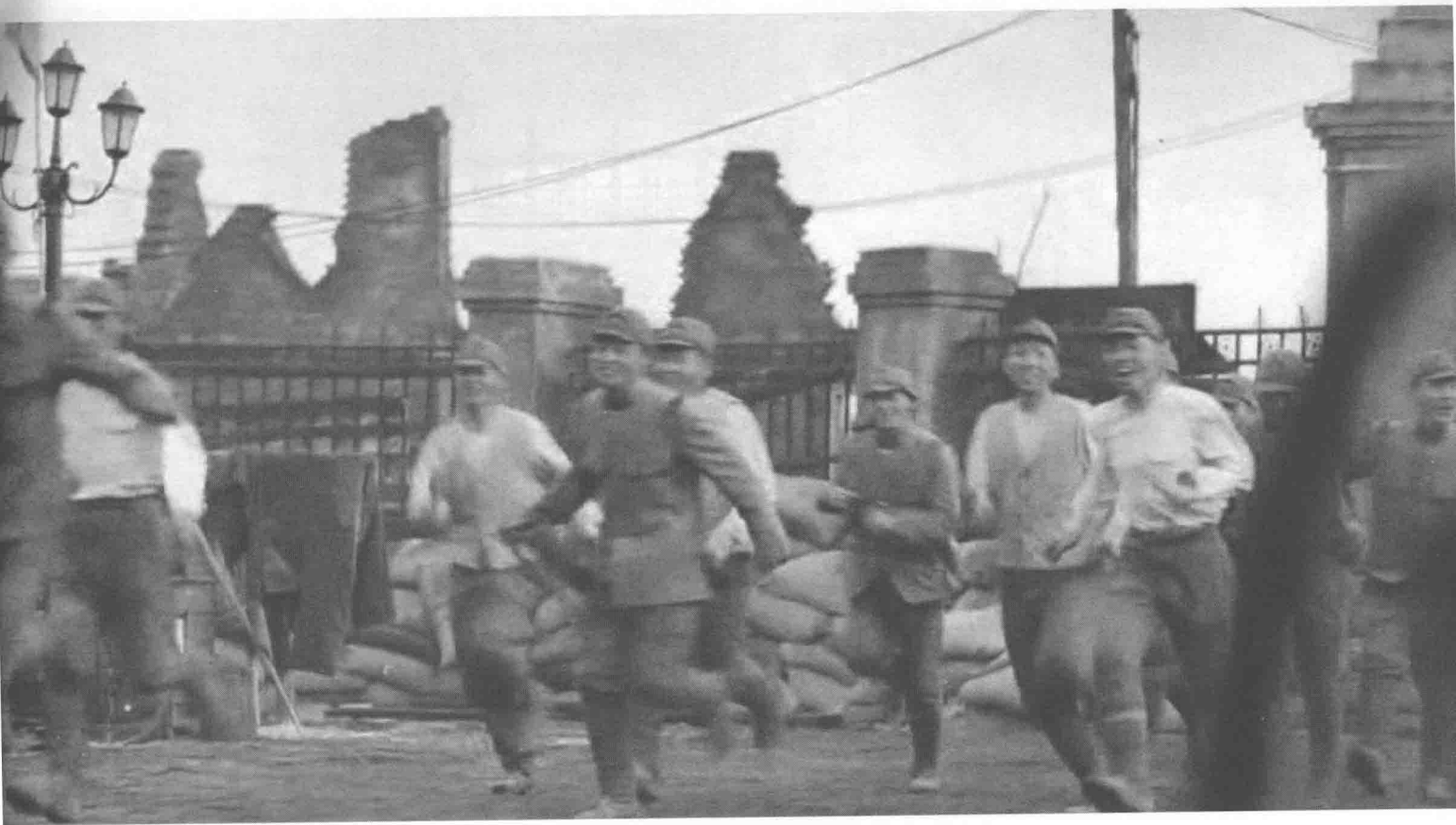
东口看了看那几面飘扬的旗子，笑着对巡逻兵说：“先弄中间的吧，开始吧。”



姜淑云、魏特琳女士和几个同事见东口他们扯下了两面旗子，立刻追了上去：“你们在干什么？”东口他们一边用旗子引诱他们一边朝门口跑去。东口得意地低声说：“出来了，他们出来了。”巡逻兵笑着说：“走走走，快跑。”



“南京安全区”的大门口处，早有日本士兵埋伏在外面。姜淑云他们一冲出去，就被日本士兵团团围住了。



“安全区”墙外的其他日本士兵，乘机从大门或者翻墙进入安全区，朝那里的女人们冲去。她们哀求着、哭泣着，甚至跪在地上，却仍逃不出日本士兵的魔爪。



姜淑云、魏特琳女士和几个同事跪在“南京安全区”门口的空地上，悲愤与无奈写在了每个人的脸上。



一位不堪凌辱的女孩跳楼自杀了。医生赶过来给她做了检查，然后无奈地说：“她死了。”



姜淑云和魏特琳女士来到楼上看望受害的女孩们。她们刚上楼，就听到了屋里悲愤的哭声。姜淑云和魏特琳女士轻声安慰着每个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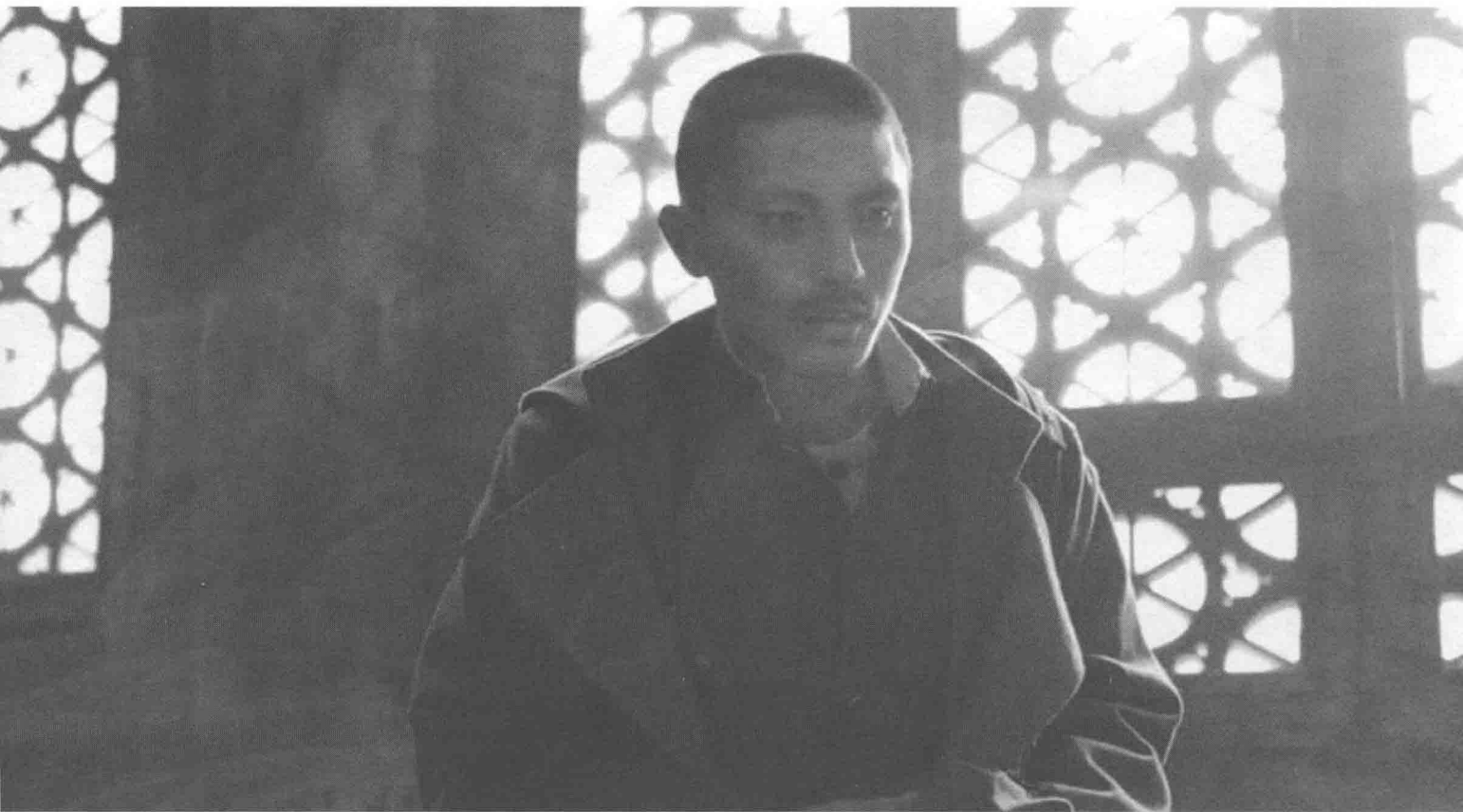
小江没有哭，只是面色冷漠地看着窗外。姜淑云来到小江身边，轻轻握住了她的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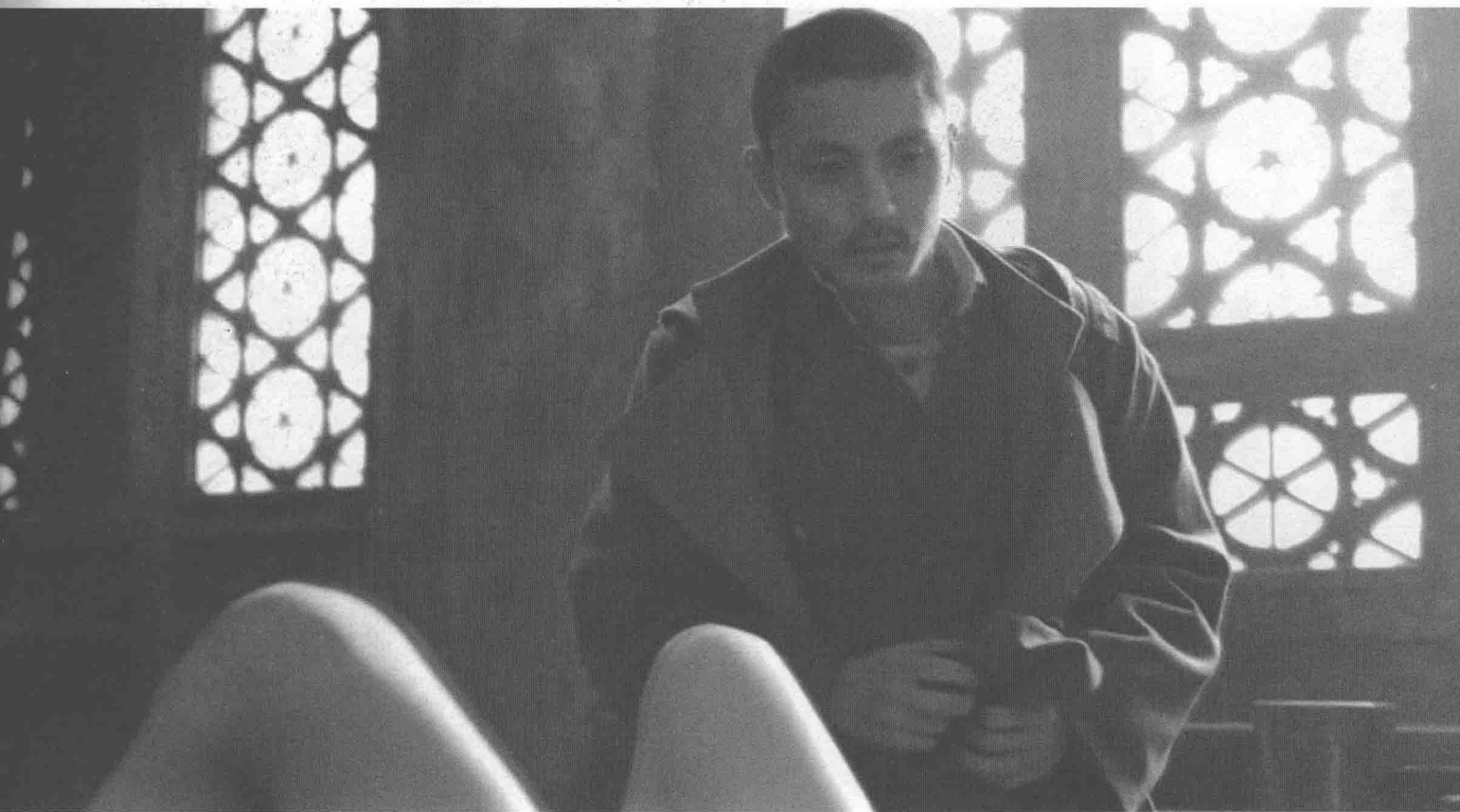
新年到了。心中牵挂着百合子的角川正雄骑着自行车，带着新年礼物，兴冲冲地来找百合子。



角川正雄进门的时候，百合子正疲惫地躺在床上。角川正雄一边把新年礼物放在桌子上，一边跟百合子打招呼：“新年快乐。”百合子轻声地说：“恭喜。”



角川正雄来到百合子的床边，柔声说：“我是来看你的。”



让角川正雄失望的是，百合子并没有想起他是谁。百合子机械地说了声“请”，就抬起了双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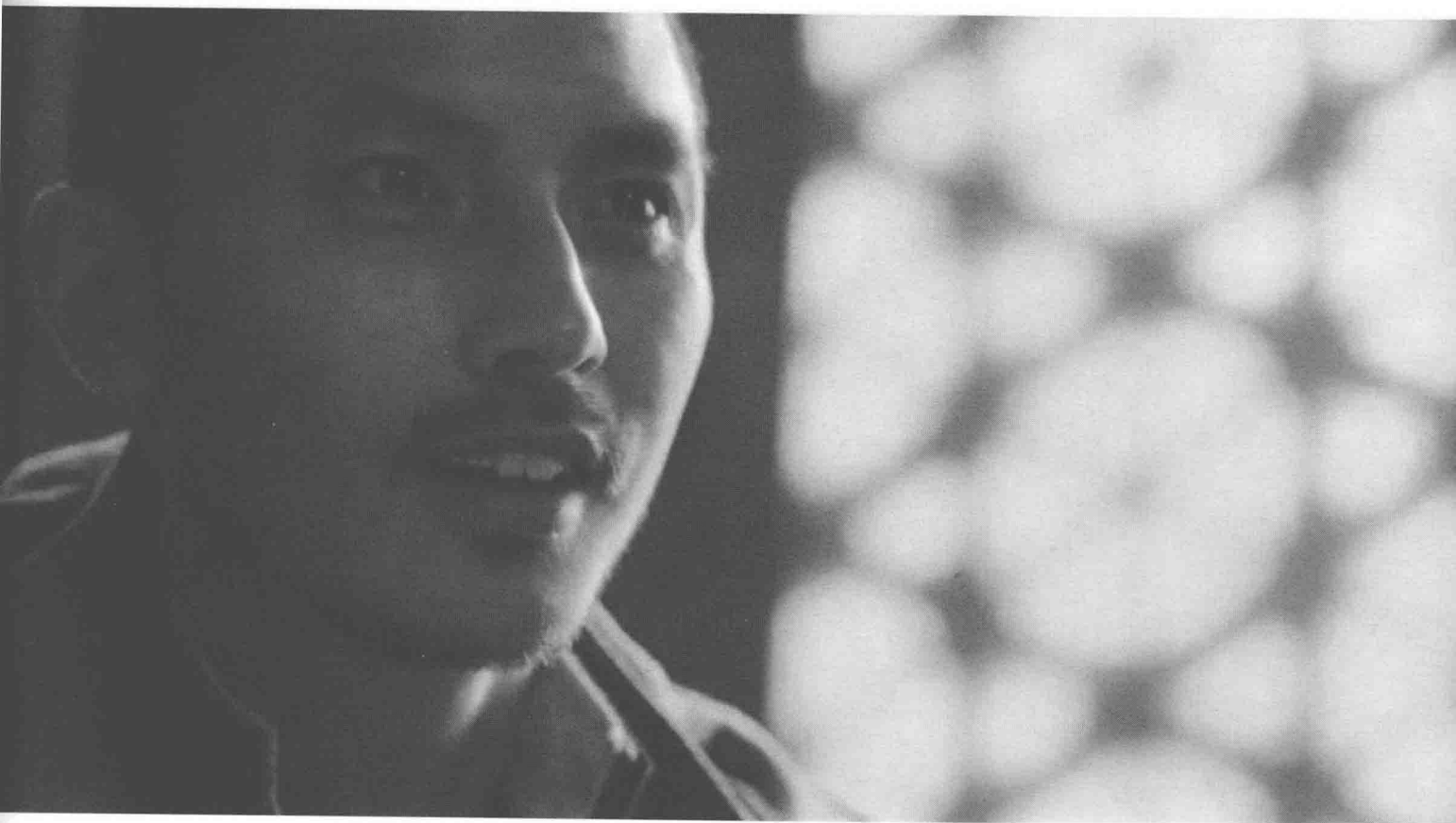
角川正雄把礼物拿给百合子：“看，新年礼物。”



百合子看了看礼物，又看了看角川正雄：“给我的吗？”角川正雄点点头。百合子挣扎着坐起来，接过礼物包，然后慢慢打开。



角川正雄说：“有罐头、糖……”百合子剥开一块糖，放在嘴里，笑着说：“好甜。”她又从袋子里翻出一块羊羹，惊喜地说：“我好喜欢羊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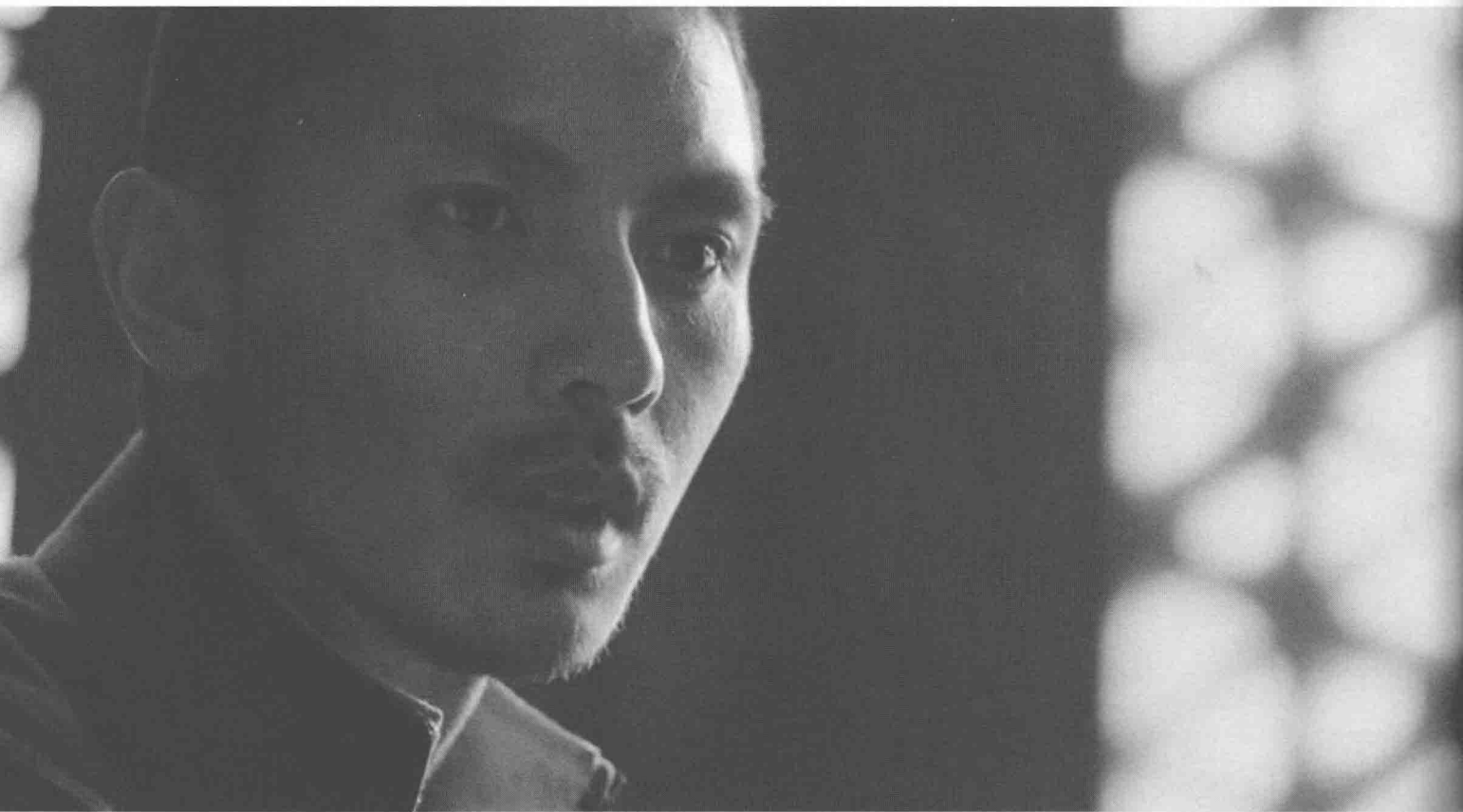
角川正雄看着百合子兴奋的样子，心里也美美的。



角川正雄又掏出一瓶酒递给百合子：“清酒。”百合子接过清酒，又把袋子凑到鼻子边，深深吸了一口气，无限感慨地说：“还有家乡的味道。”角川正雄微笑着说：“我也这么认为。”



百合子仿佛忽然想起了什么，忙把东西收到袋子里，笑着说：“不好意思，请您开始吧。”



见百合子还是没有想起他是谁，角川正雄的失望感又加重了：“我是……角川。”百合子没有明白他的意思，继续笑着说：“请，角川先生。”角川正雄失望地点了点头。



在机械地完成以后，角川正雄忍不住轻轻吻了百合子。百合子问：“您结束了吗？”



“南京安全区”门口，东口和巡逻兵正在准备庆典的舞蹈。东口说：“你怎么这么笨，应该像我这么跳。”
巡逻兵一边练习一边问：“是这样吗？”



从此处经过的唐天祥想绕过他们，却被东口叫住了：“喂，等一下！”东口掏出一支烟递给唐天祥，微笑着说：“朋友。”



唐天祥忙摇摇手：“我不会的。”东口把烟递到他手里：“抽一下。”唐天祥只得接过烟。东口给他点上，然后笑着说：“朋友、朋友……”



巡逻兵问：“怎么样？好抽吧？”唐天祥笑着点点头。巡逻兵又从包中掏出两条烟，递给唐天祥：“看，日本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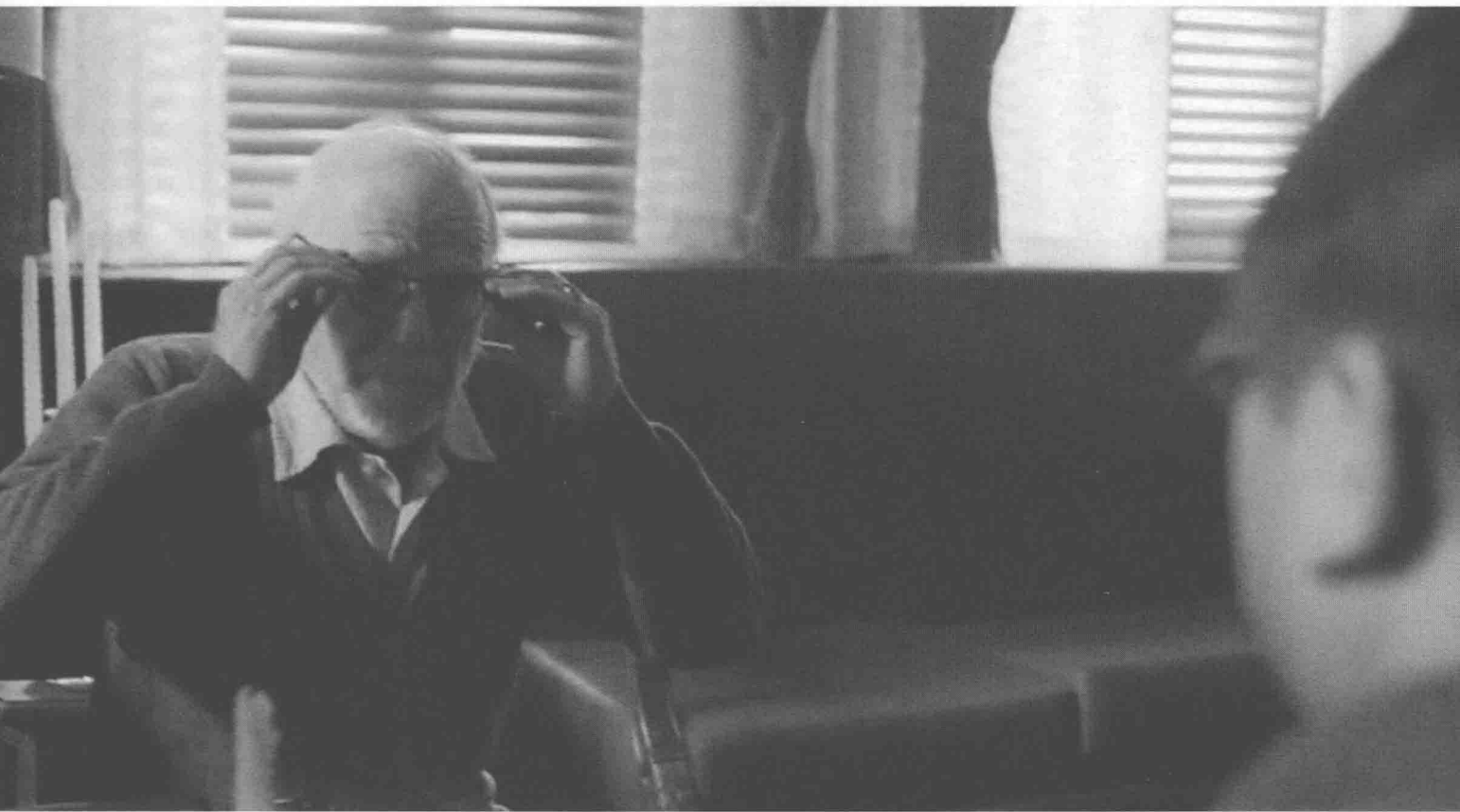
唐天祥笑着说：“我不会，我不会抽的。”东口和巡逻兵把烟塞到唐天祥手中：“给你，都给你！”见唐天祥接下了烟，东口伸出了双手，笑着看了看他。唐天祥只得把口袋里的钱掏给了这两个强盗。



唐天祥把两条烟递给老郭：“给你抽。”老郭笑着说：“谢谢唐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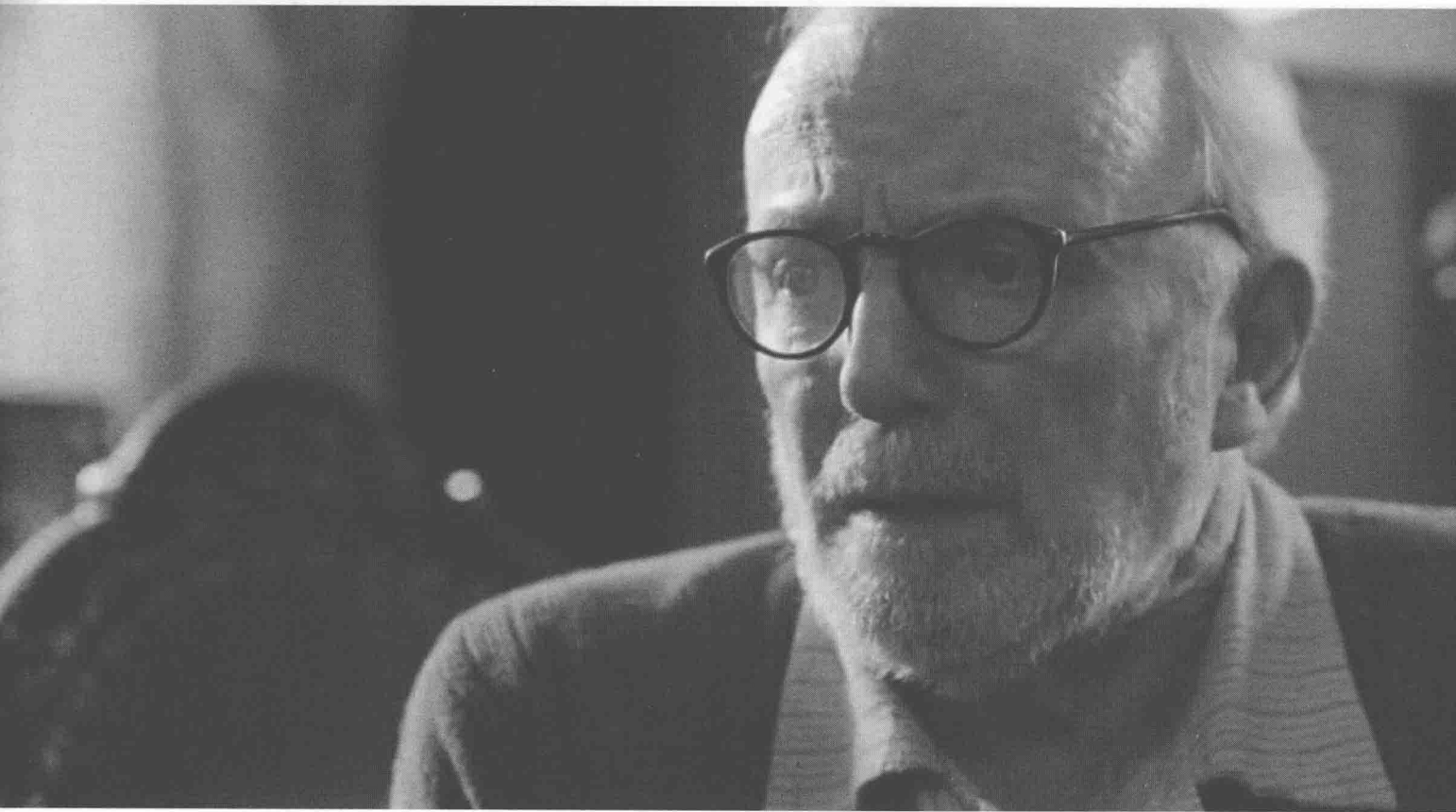
见唐天祥要进拉贝先生的办公室，老郭忙把他叫住：“唐先生，今天早上有两个日本兵拿着你的名片找你。”唐天祥说：“晓得啦。”



唐天祥轻轻敲了敲拉贝先生办公室的门。拉贝先生忙让他进来。等唐天祥坐下，拉贝问：“你记得我给元首写过一封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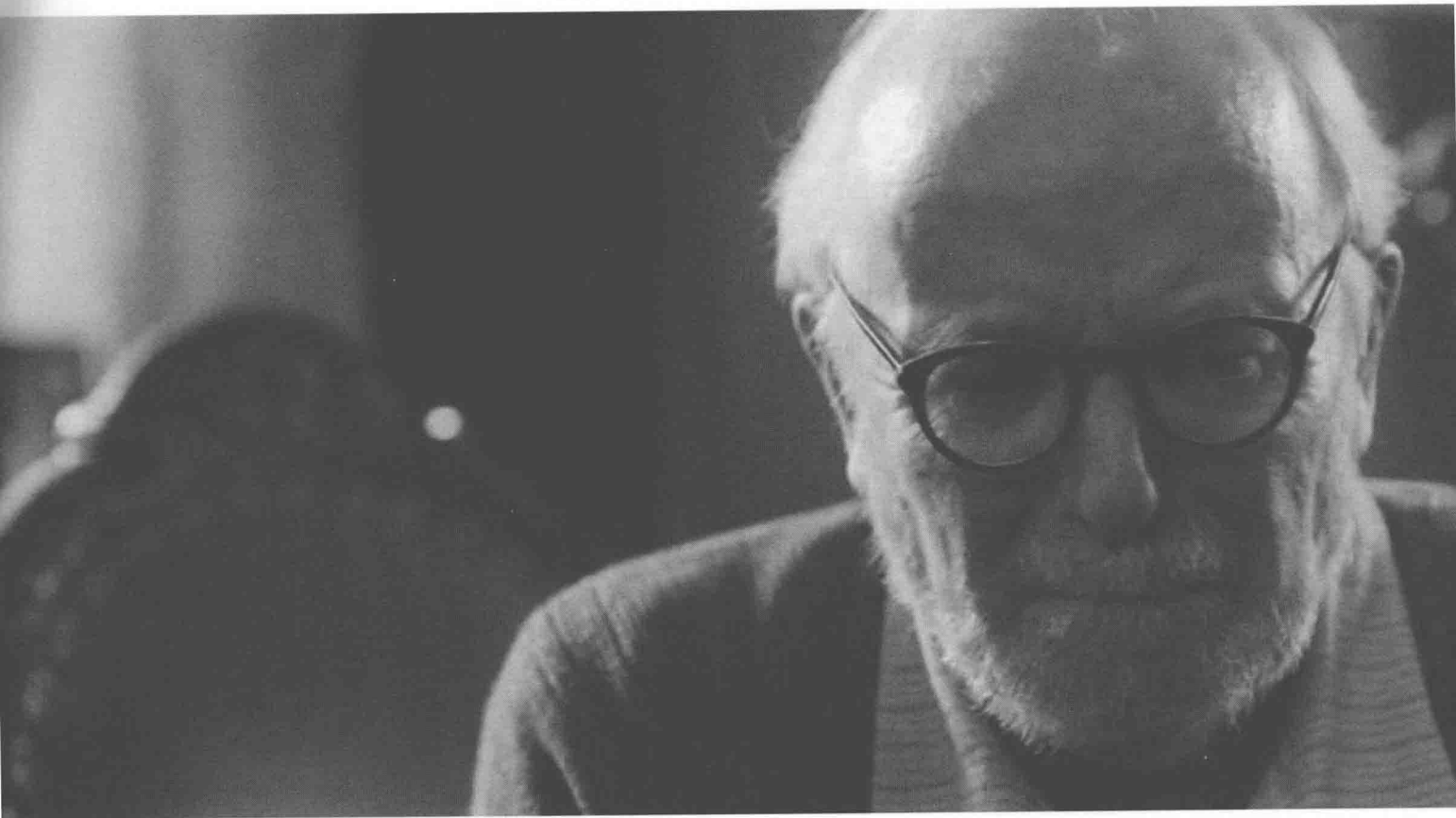
唐天祥点点头：“是的。”拉贝先生继续说：“我得到政府的回信了。”唐天祥急切地等待着结果。



拉贝先生有些歉意地说：“我接到命令必须马上回德国。他们说，我的所作所为，在南京保护难民的这种行为，破坏了日德之间的友好关系。”



唐天祥的心情一下子落到了谷底：“那么……那么？”拉贝先生无奈地说：“我别无选择。我必须回德国。”



唐天祥急切地问：“拉贝先生，那我怎么办？我的太太、我的小孩还住在难民营里。我们全靠你了。”拉贝先生沉默了很长时间才吐出一句：“对不起。”



唐太太问唐天祥：“拉贝先生真的不带我们一起走？他怎么能这样？替他卖命十几年，他的生意全是你替他做的。他说走就走，我们怎么办？”



唐天祥看了看自己一家四口的照片，沉默了很久才说：“日本人找过我的。”



唐天祥站起身去拿外套。唐太太忙问：“你去做啥?你做啥?”唐天祥说：“我去想想办法。”



唐太太从抽屉里拿出五块大洋放在了唐天祥的手中，满含深情地嘱咐道：“万一碰到日本人，买条命。”



唐天祥脱下自己的结婚戒指递给唐太太：“回来再给我。”说罢，他搂过太太，用力抱了抱，转身出门了。



唐天祥离开了“南京安全区”，走上了充满危险的街道，看着两旁倒下的尸体和断壁残垣，唐天祥有种到了地狱一般的感觉。



在日军司令部外，唐天祥遇到了日本人福田。福田带着他进入了日军司令部。



日军司令部里，一个日本军官正在讲话：“把难民从难民区轰走，恢复治安。还有，抓紧时间建好慰安所。现在军队的纪律太乱了。”那个日本军官注意到了福田，立刻微笑着说：“福田先生。”



福田忙把唐天祥介绍给日本军官：“这位是唐天祥先生，他是拉贝先生的秘书。”日本军官忙上前和唐天祥握手：“欢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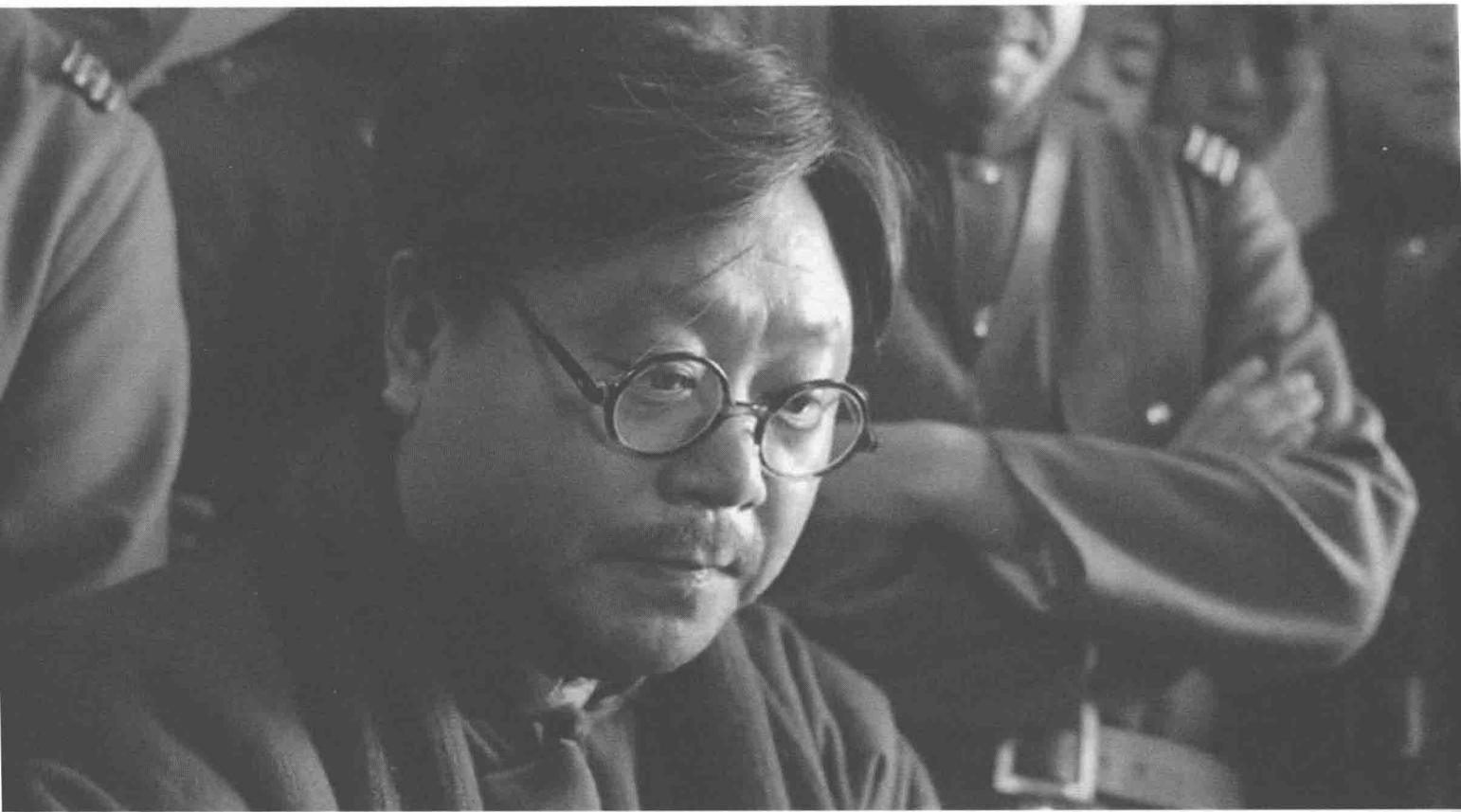
“南京安全区”内，唐太太和小妹正教在姐妹们和孩子们学唱越剧《梁祝》：“记得草桥两结拜，同窗共读有三长载，情投意合相敬爱，我此心早许你梁山伯。可记得，你看出我有耳环痕，使英台面红耳赤口难开；可记得，十八里相送长亭路，我是一片真心吐出来……”



姜淑云陪着小江出来散步。听着优美的越剧，小江苍白的脸上也露出了久违的笑容。小妹一边给孩子们纠正手势，一边跟姜老师打招呼。



日本军官问：“就是说，安全区里还有中国军人？”唐天祥说：“是的，有很多伤病的。”日本军官满意地笑着说：“谢谢你，唐先生。你帮了大忙。请多关照。”说着，他给唐天祥签发了一张良民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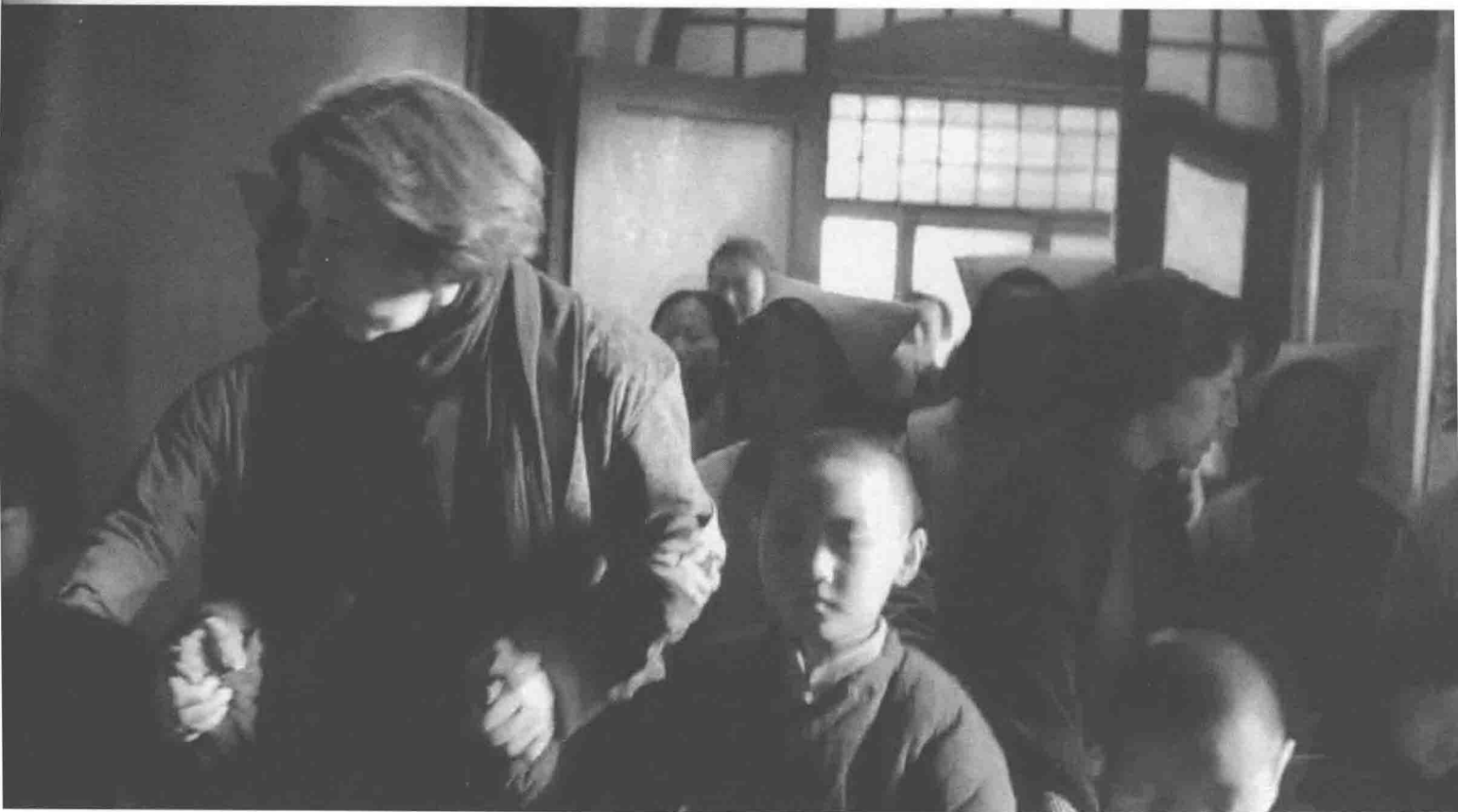
唐天祥用颤抖的双手接过那张良民证，仿佛请到了一张护身符。



伊田拍了拍唐天祥的肩膀，笑着说：“现在我们是真正的朋友了。”伊田和福田带头给他鼓掌，更让唐天祥感到受宠若惊。



从12月14日起，日军开始对“安全区”进行大搜捕，对那些受伤的中国士兵直接枪杀。他们还从“安全区”中带走了所有会“立正”的、短发的、额头上有帽子印痕的、手上有茧子的、脚上有水泡的和一切从事体力劳动的、年龄从十二三岁到五十岁的男人。日本士兵把他们带到长江边上，用机枪扫射，用炮火轰炸，然后浇上柴油和汽油焚烧干净。



魏特琳女士和同事们拼命保护妇女和儿童，使他们免受日本士兵的伤害。他们有的挨了日本士兵的耳光，有的受了伤，有的被枪指着头威胁。



姜淑云挡在一个房间门口向日本兵喊道：“你们要干什么？”



日本翻译官说：“皇军要检查这座房子，请你让开，把门打开。”无奈的姜淑云只得把门打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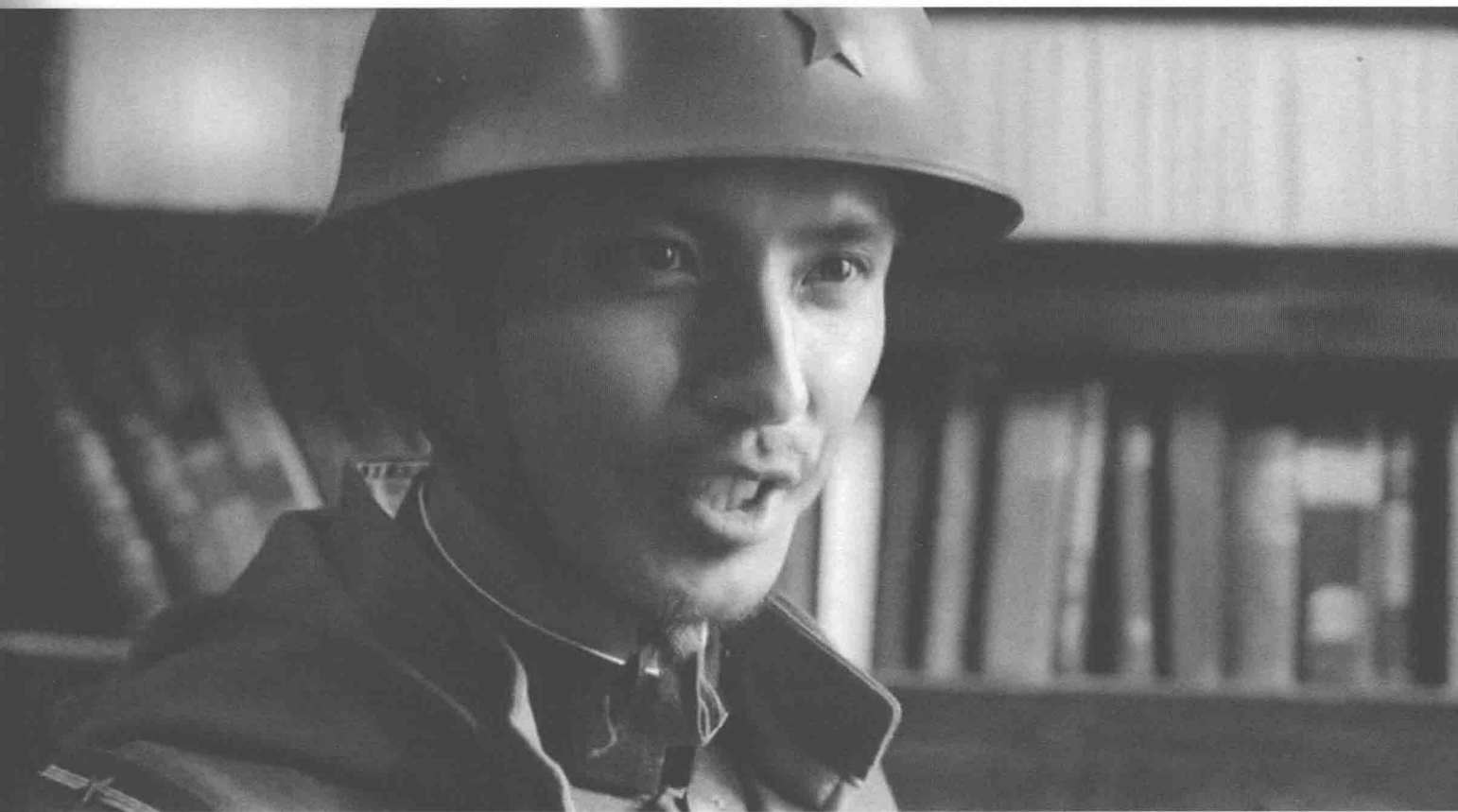
角川正雄指着一具动物的标本问：“这是中国的动物吗？”姜淑云回答：“是的。”角川正雄点点头说：“我见过它。”



角川正雄拿起桌子上的一串项链，看了看上面的十字架，转身问姜淑云：“你的？”姜淑云点了点头。



角川正雄把项链递还给姜淑云：“我在教会学校读书。能给我吗？”姜淑云只得把项链又递给角川正雄。



角川正雄接过项链，微笑着说：“谢谢。”收好项链以后，角川正雄就带着人离开了。



在唐天祥住的楼里，日本军队也闯了进去。唐天祥正跟领头的日本军官交涉。唐天祥指着自己手臂上的日本徽章说：“你好！朋友，朋友。”



日本翻译官说：“大家不要害怕，你们也不要紧张。皇军其实到这个楼里来是想借几个女人带回去吃饭、跳舞。三天以后就还给你们。”



唐天祥陪着笑脸说：“不好这样讲话的，女人是不可以借的。”



日本翻译官瞥了一眼唐天祥，冷着脸问：“你是哪一个啊？”



唐天祥回答：“拉贝的秘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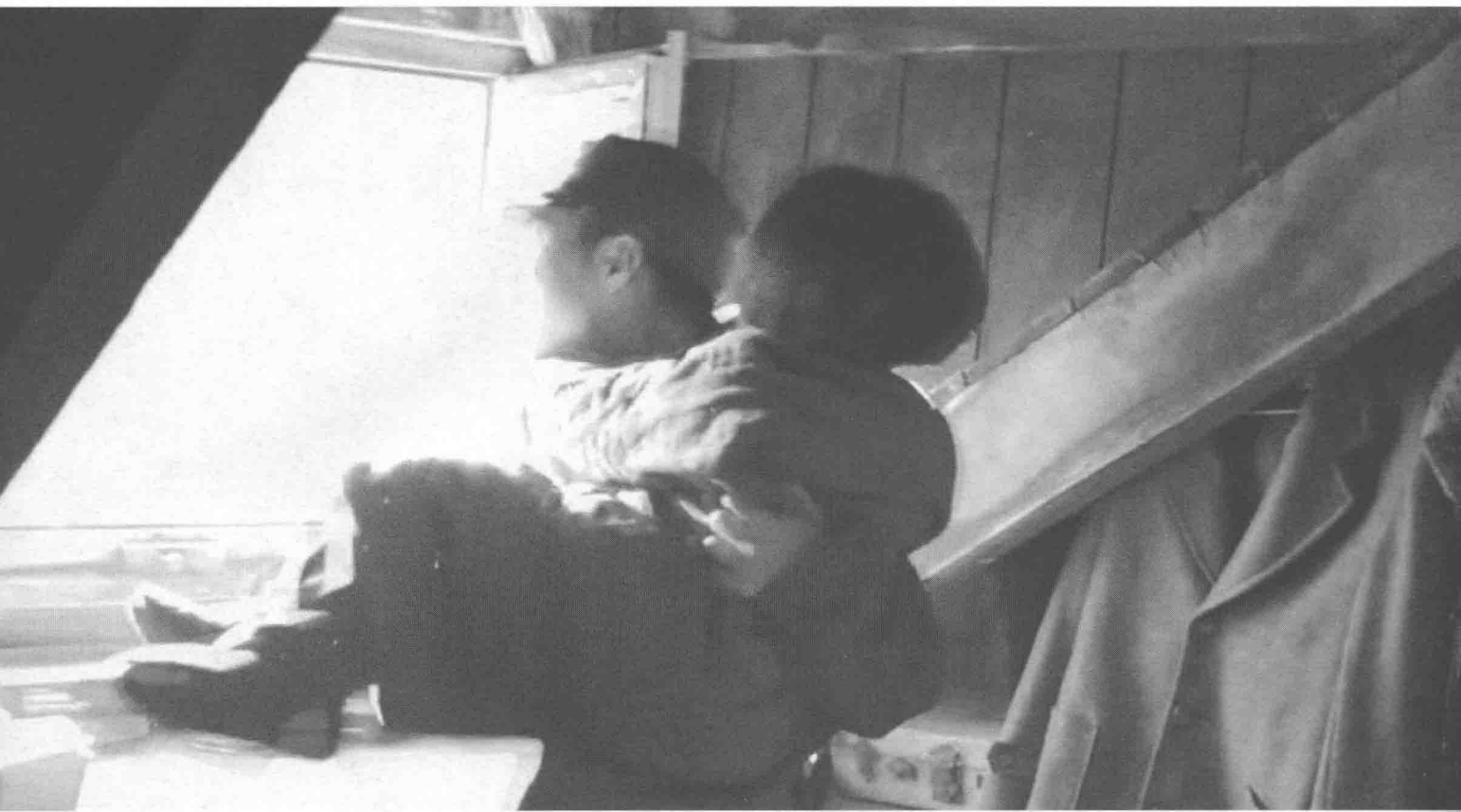
日本翻译官对领头的日本军官说：“他是拉贝的秘书。”日本军官并不搭理唐天祥，而是上前去拉那些躲在唐天祥身后的女人。唐天祥连忙阻拦。日本军官瞪了他一眼，厉声说：“让开！”唐天祥从怀里掏出良民证递给日本军官：“我们是有合作的。”



一个日本士兵伸手去拉唐太太和小妹。唐太太和小妹连忙躲闪并大声尖叫。唐天祥忙说：“那是我太太和小妹。你们要讲信用的。”



那些日本士兵并不理会，分头去拉那些年轻姑娘。姑娘们都向唐天祥求助，可唐天祥却无能为力。小妹也被一名日本士兵抓住了，唐天祥的女儿冲上去拉扯那个日本士兵。



那个日本军官抱起唐先生的女儿径直走到窗边，打开窗子把她扔到了楼下。



唐天祥冲到窗边大声呼喊女儿，抚窗大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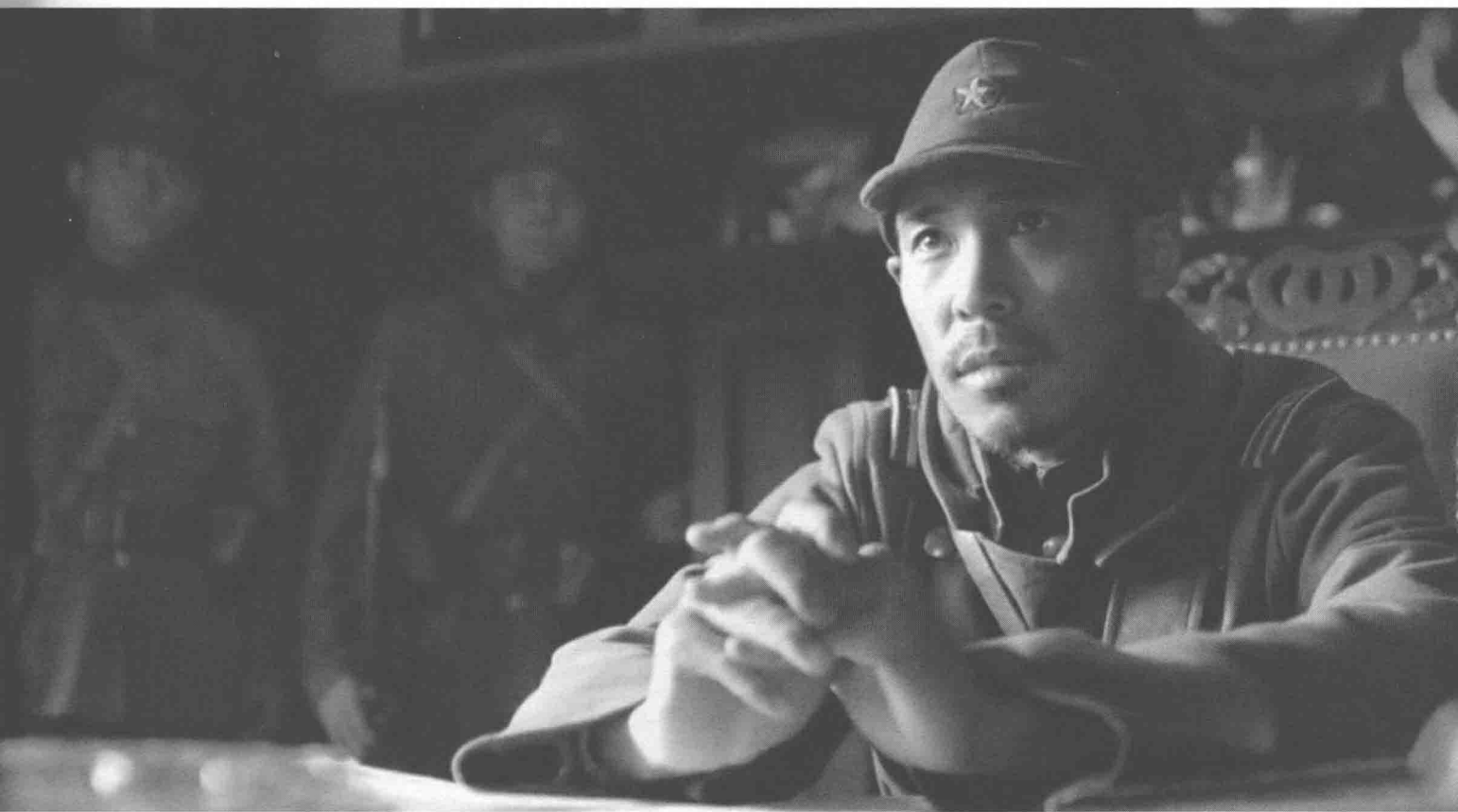
唐太太因为过分悲痛也昏倒在地，无助的小妹被日本人抓走了。



拉贝先生、魏特琳女士、姜淑云和同事们去找伊田谈判。伊田说他去过安全区。他看见过卷发的、涂着口红的女人，他知道那些女人是妓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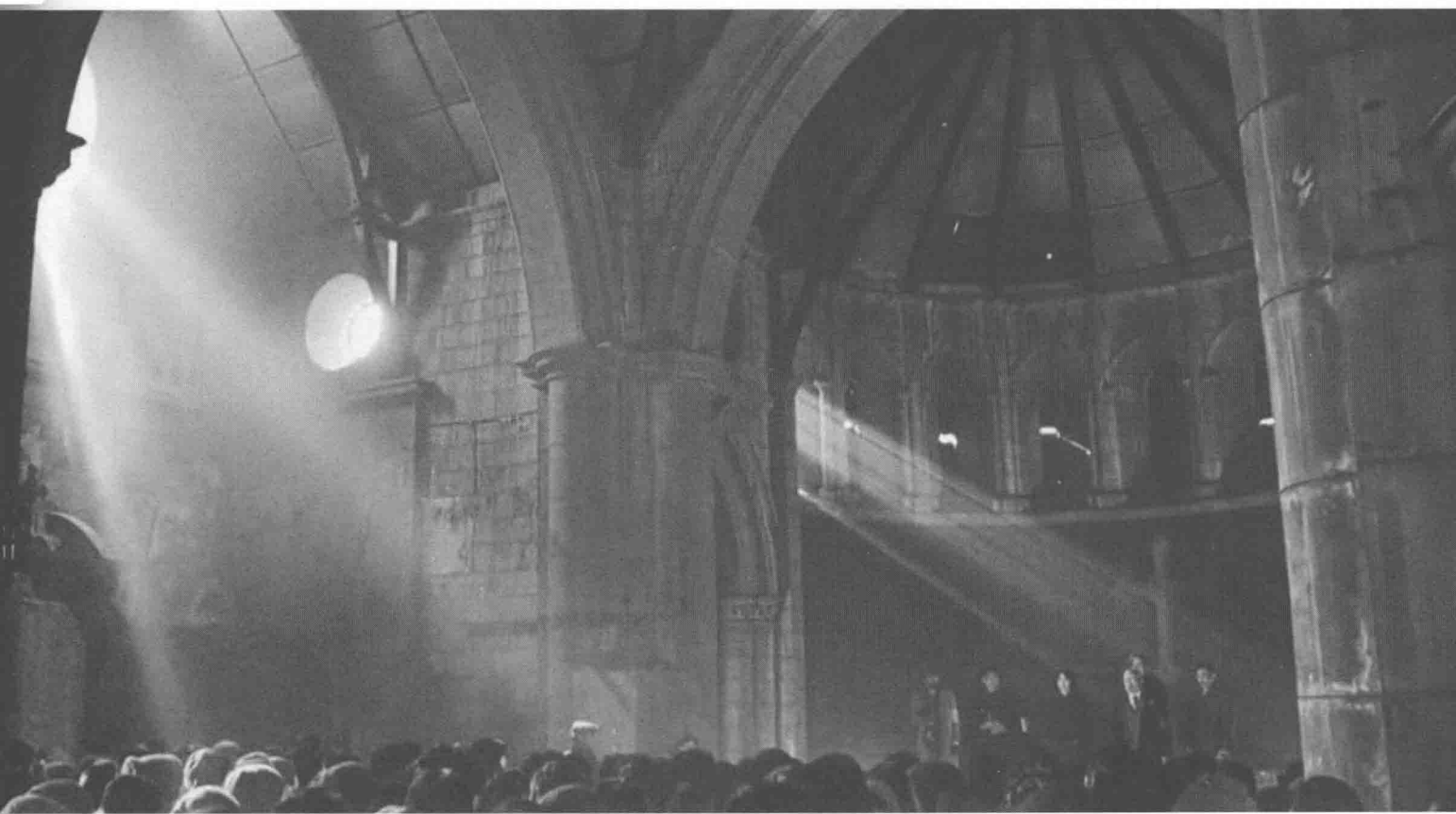
姜淑云气愤地说：“在日本，难道所有烫发的、用口红的女人都是妓女吗？”日本翻译官把姜淑云的话翻译给伊田。伊田坚持让安全区提供一百名女性充当慰安妇。



拉贝先生问：“如果我们拒绝呢？”日本翻译官把伊田的话翻译给拉贝先生：“如果你们拒绝的话，他们会派军队摧毁安全区。他们用三天时间占领了南京，只需花一个小时就能摧毁这里。”



日本翻译官继续说：“你们清楚他们的实力。你们没有选择。中国输了这场战争，南京已经不是你们的首都了。你们的人告诉他们，这里藏有中国士兵，带着武器，这个问题可大了。”



年轻的女孩们被召集到了教堂。拉贝先生眼含热泪地向大家宣布这件令人难以接受的事情：“今天，你们中间的一百名女生，将要离开我们。我很难过。”



姜淑云接过拉贝先生的话，哽咽着继续说：“今天，有一百名女士将要离开我们。日本士兵威胁说，如果我们不交出……不交出一百名女士，他们将摧毁难民营。这些女人将会成为……这些女人将会成为日本兵的慰安妇。”



伊田站在教堂的一角开心地说：“南京的女人都来了。好厉害！”而在他身边的角川正雄心里却十分不是滋味。



姜淑云继续说：“这些日本人说，三周之后他们会把你们还给我们。你们的牺牲，会给难民营换来食物、棉衣、过冬的煤。这意味着，这些孩子们可以活过这个冬天……”



拉贝先生痛哭失声地对大家说：“对不起。”



在一阵死一样的沉默之后，人群中有一个声音响起。大家朝她看去，原来说话的是小江。小江举起手，冷静地说：“拉贝先生，我去。”有人高声对她说：“站前面来，举手的站前面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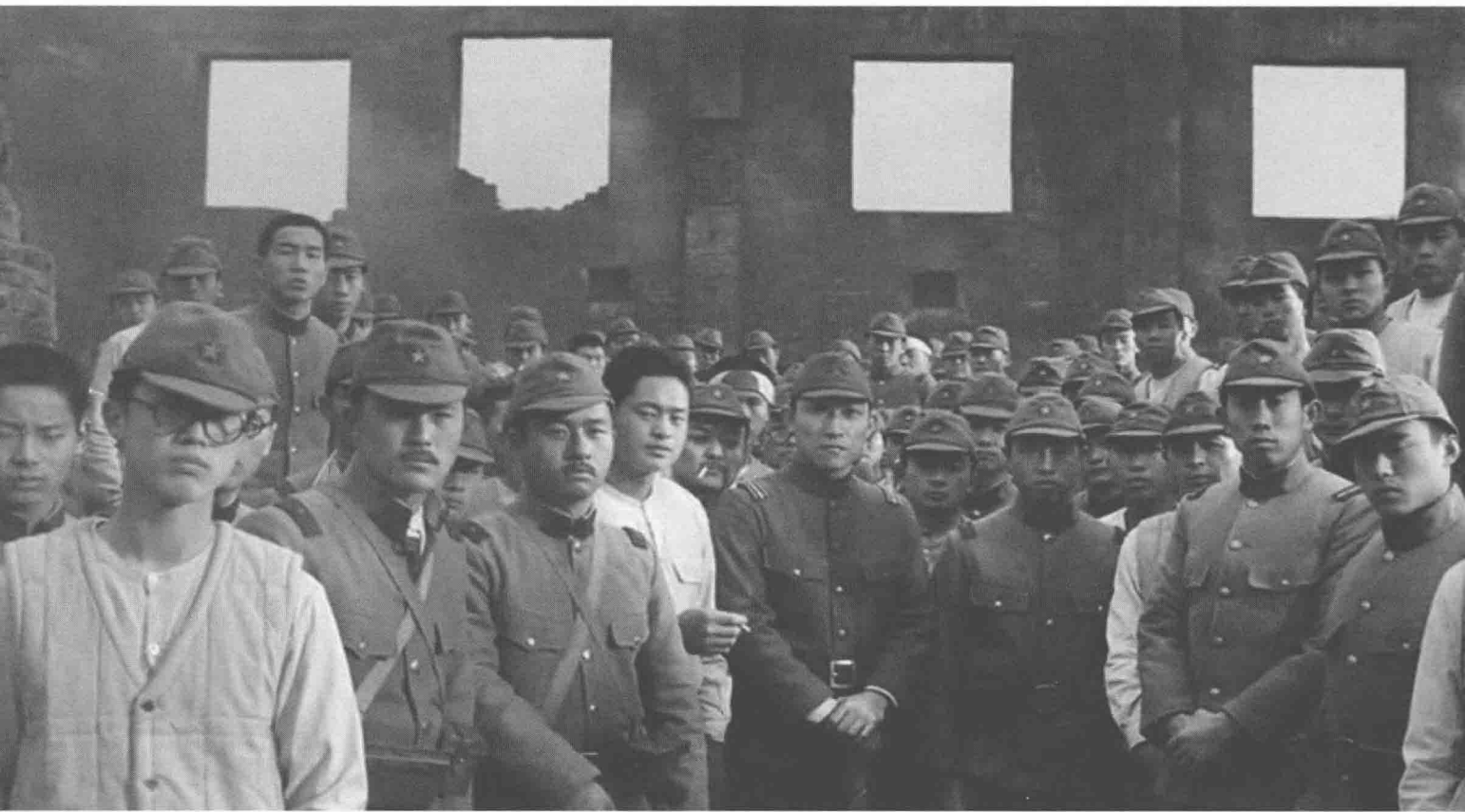
看着小江从人群中走出来，姜淑云失声痛哭起来。



人群中又有一个女孩站了出来：“我去。”小江和那个女孩彼此对望了一眼，姐妹俩的手紧紧握在了一起。随后，一双双手慢慢举起，一个个女孩从人群中站出来：“我去。我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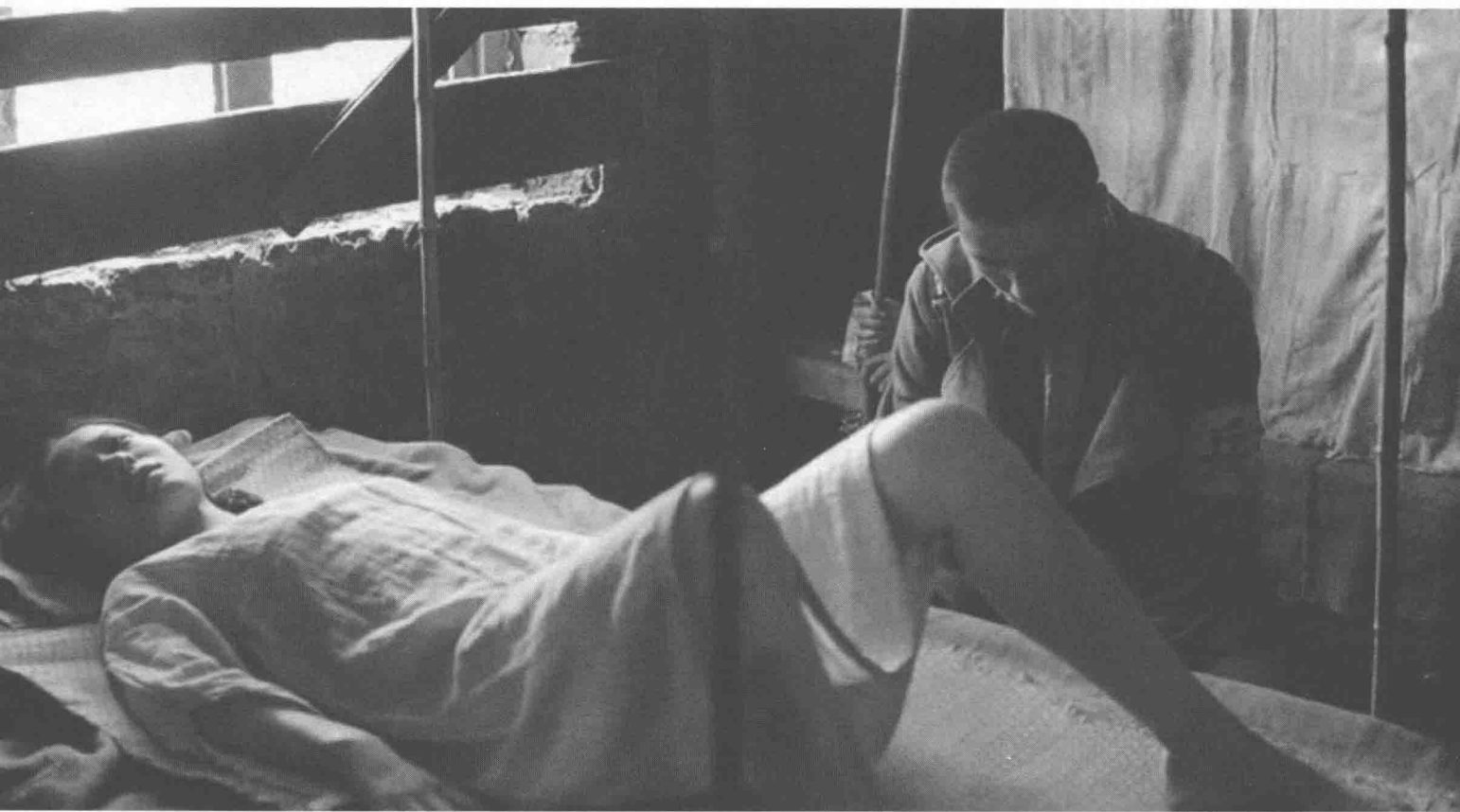
小江离开的时候，看了姜淑云一眼，泪水也从眼眶中滑落。



在慰安所里，一名负责人正在讲话：“二，这里有日本、中国、朝鲜妇女，军官优先。三，使用者先付钱后领安全套，为了防止性病。四，价钱，日本妇女五元，中国、朝鲜妇女两元。五，时间为一个人十五分钟。”



慰安所简直是女人们的地狱。小江她们在这里备受欺凌。角川正雄在这里见到了小江。看着小江，他恍如见到了百合子，禁不住问道：“百合子，你怎么在这里？”



小江的冷漠让他知道她不是他的百合子，而他的百合子也不知道去了哪里。



福田在办公室忙碌着：“这个粮食的档明天再说。”又有人向他请示：“福田先生，这个通行证……”福田说：“现在没有时间。”那个人说：“您签字就行。”



有个日本士兵来找福田：“是福田先生吧？我们终于到了。”福田忙说：“那辛苦你们了。”日本士兵拉住福田的胳膊说：“我们今天想去中山陵，应该怎么走？”福田招呼了一个人过来：“你过来。带他们去中山陵。”

• 284 • 日本士兵又问：“车子能给我们准备吗？”福田忙说：“这是应该的。这个人给你安排。”



拉贝先生陪着唐天祥来见福田。他把一张照片递给福田：“这个是唐先生的小姨子，她也被带走了。”拉贝先生看了一眼满脸悲戚的唐天祥，对福田说：“我们必须……请帮忙找到她。唐先生的女儿昨晚被害了。”福田忙说了声：“对不起。”



日本军营中，士兵们正在唱歌。歌声很欢快：“我叫你你就回答，山坡的回声似的。真高兴，你呀，什么呢？天空真蓝，年轻的两个人。”



而就在隔壁，一具具女人的尸体被拉了出来。从一个女人的脚链上，角川正雄认出了那个酷似百合子的女人。看到她，角川的心突然一沉。她被扔到了一辆平板车上，眼睛睁得大大的，嘴角还渗出了丝丝血渍。



这些女人被拉走了，而军营里的人却丝毫没有感到怜悯和内疚，他们的欢笑在继续。



精神崩溃的小妹在痴痴地唱着那段《梁祝》：“可记得，比作鸳鸯成双对；可记得，牛郎织女把鹊桥会；可记得，井中双双来照影；可记得，观音堂前把堂拜……”



伊田把小妹拉到一根柱子后面，掏出手枪把她打死了。



伊田满脸冷漠地说：“她这样活着还不如死掉。”



精神濒临崩溃的角川正雄大喊一声，冲到伊田身边大声说：“我想回日本！”伊田并没有理他。



唐天祥问唐太太：“找到小妹了吗？”唐太太哭着说：“小妹没有回来。”



1938年2月22日，拉贝先生启程回国。他离开南京前往上海，与他同行的除了唐先生一家，还有一位扮成仆人的中国军官。



听到拉贝先生要离开南京，“南京安全区”的人们纷纷跪地挽留：“拉贝先生，拉贝先生，你不能走啊。”



拉贝先生带着行李来到汽车旁边。他没有立刻上车，而是跪在了地上，心中默念：“再见，我的朋友们，一定要保重！”



唐天祥把妻子揽在怀中，轻轻抚了抚她的肚子。唐太太的腹中已经怀了他们的第二个孩子。



在日本军队的检查站，拉贝先生他们的汽车被拦住了。福田抱歉地对拉贝先生说：“你的汽车只能开到这里。”



伊田命令士兵：“把他们的行李拿下来。”伊田对拉贝先生说：“我们有人帮你拿行李。”



拉贝先生对福田说：“能帮我把两个随从带过去吗？”福田连忙把拉贝拉过警戒区，低声说：“我试试。这边请。”



伊田拿过通行证看了看，阴笑着对唐天祥说：“好久不见。你好吗？”伊田又压低声音说：“你老婆真漂亮！拉贝只能带一个助手和他的家人，我知道。走吧，走。”



唐天祥把妻子送过警戒线，低声说：“我留下来，再找一找小妹。”唐太太紧紧拉住他的手。唐天祥把妻子的手掰开，轻轻抚摸了一下她的肚子，然后决然地走了回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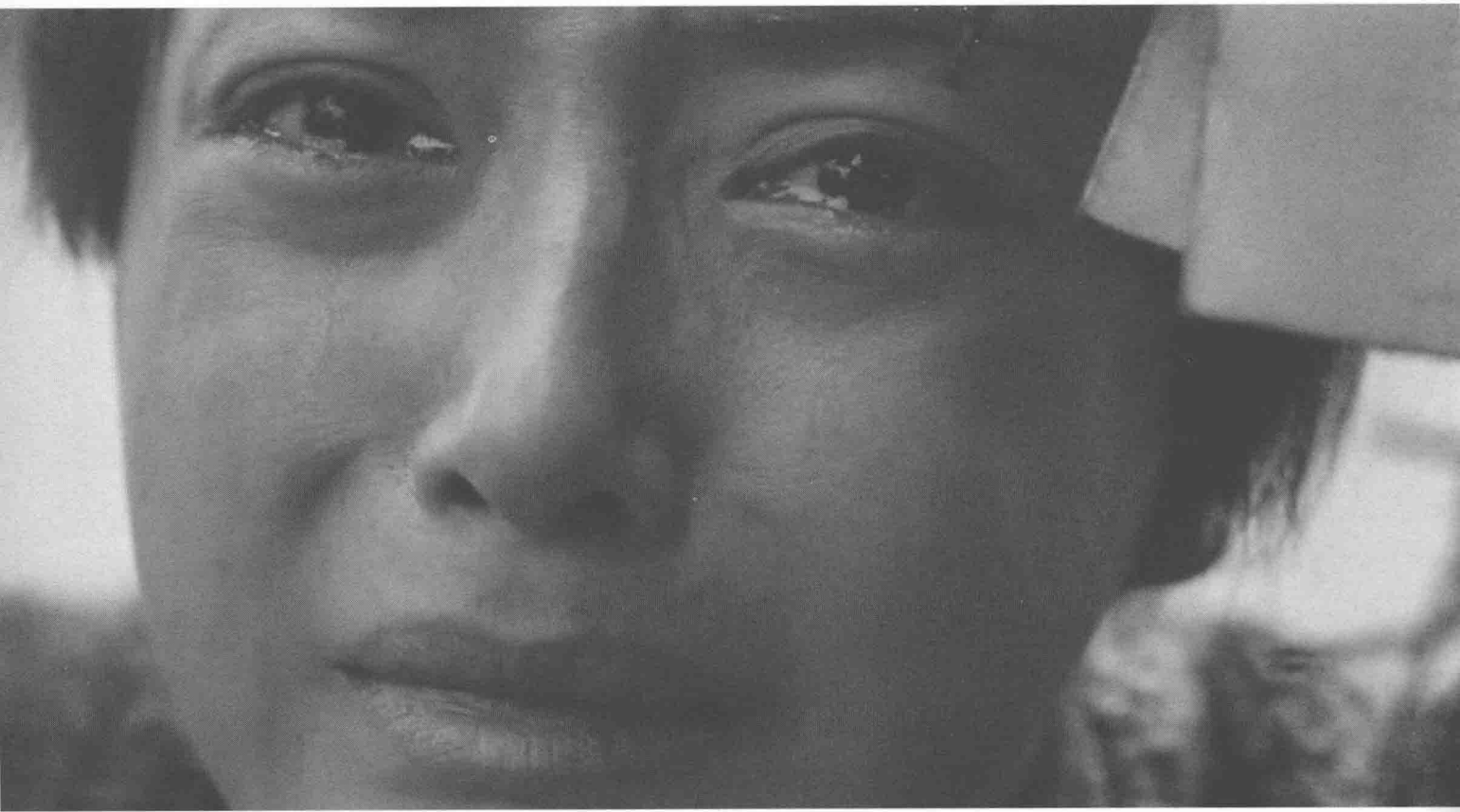
福田赶紧来劝唐天祥：“回去吧。拉贝先生只能带一个人走。”伊田拉过唐天祥，不解地问：“你在干什么？活着多好。”



唐天祥看了一眼拉贝的那个仆人，漠然地说：“我留下，让他走。”福田给伊田翻译道：“他说，他已经决定了。”伊田冲着士兵一挥手，让他们把那个仆人放了。



唐天祥隔着铁丝网微笑着对唐太太说：“放心好了，下个月的薪水我会按时交给你的。”



唐太太的双手紧紧抓住铁丝网，满眼含泪地说：“吃东西的时候当心一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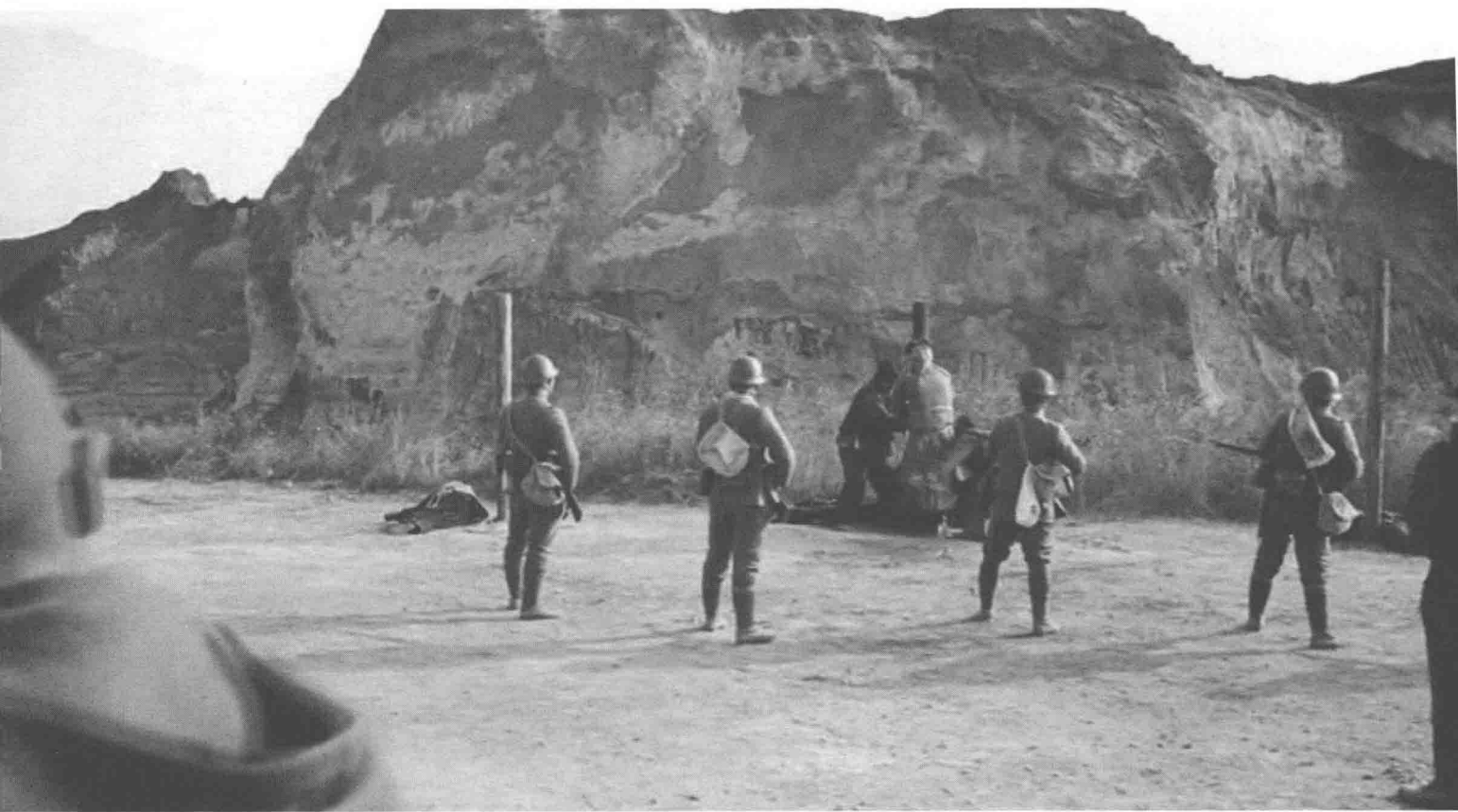
唐天祥对福田说：“谢谢你，送一下我的太太。”福田拎起行李，搀着唐太太朝拉贝先生那边走去。唐天祥恋恋不舍地目送妻子离开。



唐天祥被伊田带到了刑场。伊田给唐天祥点上一支烟，说：“人总会死的，这是个很美的地方。”说着，他把唐天祥的眼镜摘了下来。



有士兵拿来一块黑布，准备给唐天祥把眼睛蒙上。见唐天祥并不愿意蒙眼睛，伊田又把眼镜给他戴上。吐出了嘴里的烟，唐天祥对伊田说：“你晓得吗？我太太怀孕啦。我的太太又怀孕啦。”



随着日本士兵执行“瞄准”“射击”等一系列口令，绑在柱子上的唐天祥被枪杀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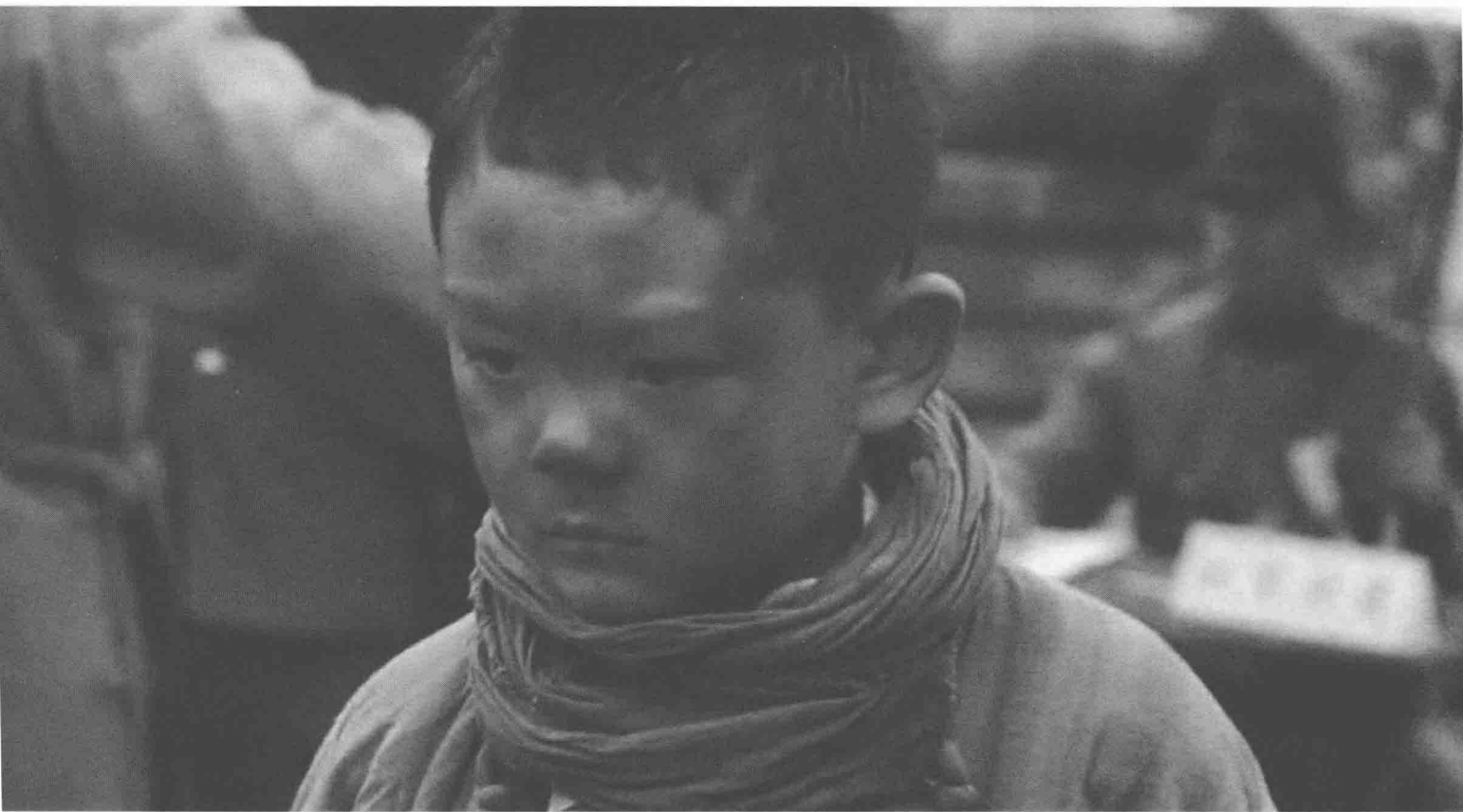
良民登记开始了。日本翻译官拿着大喇叭在发号施令：“你们中间的妇女和小孩一起站到这边来。你们中间的妇女和小孩赶紧到这边来。女的来这边排队，还有你们这边的。”



日本翻译官冲着那些男人们大声喊：“你们注意听着，你们中间有中国士兵的赶快站出来。你们不自首的话，一旦查出来，立即枪毙。你们自己走出来，皇军会保护你们的安全，会让你们做工，有饭吃，还有钱拿，一天两毛钱。如果不主动走出来的话，皇军一旦查出来，你们肯定要被枪毙。”



对男人们的审查格外严格。日本士兵对他们逐一审查，稍有可疑的就会把他们带走。很快，一个额头上有帽檐痕迹的男子就被抓了出来。顺子和小豆子紧紧地搂在一起，心中十分忐忑。



日本士兵对顺子说：“你来这边！”他又对小豆子说：“小孩，走开！”就这样，小豆子顺利地脱离了敌人的虎口。



日本士兵对顺子的检查倒也顺利，他很快也拿到了一张良民证。小豆子见顺子一切顺利也放下心来。



顺子面露惊喜地拿着良民证朝前走去，刚走了没几步，就被一个日本军官叫住了。那个日本军官看了看良民证又看了看顺子，立刻撕掉了良民证，让人把顺子抓到了另一边。



惊慌的顺子朝着姜淑云大喊：“姜老师，救我！姜老师，救我……”魏特琳女士大声对角川正雄说：“我要和你们的长官谈话。只是跟他说几句！”



角川正雄沉思了一会儿，对其他士兵说：“让外国人出来！”



魏特琳女士他们挤了出来。跟他们一起出来姜淑云却被一个日本士兵拉倒在地。日本士兵冲着姜淑云大喊：“你是中国人！”没能挤出去的姜淑云只能尽力平复大家的情绪：“不要挤了！华小姐已经在帮大家想办法了！不要挤……”



有人担心地对魏特琳女士说：“他们不会放过这些人的。”魏特琳女士坚定地说：“我们不怕日本军队。对，我不怕！我们应该坚强！”



角川正雄带他们来见指挥官。魏特琳女士说：“可以打扰一下吗？长官，我们请您听听这些女人的哀求，为他们的丈夫和儿子。他们是普通市民。我的同事也在你的卡车上，他不是士兵。请你们放了他们。”



魏特琳女士带回来了好消息。角川正雄也下达了命令：“水上、古田，有丈夫和家人的可以到那边去找。”



魏特琳女士他们告诉姜淑云：“每个女人只能救一个，只有一个。”姜淑云立刻宣布：“听我说，如果你们的亲人在那些卡车上，现在就可以去把他们领回来。去把他们领回来。”



看着拥挤的妇女们，古田有些担心地对角川正雄说：“是不是有点太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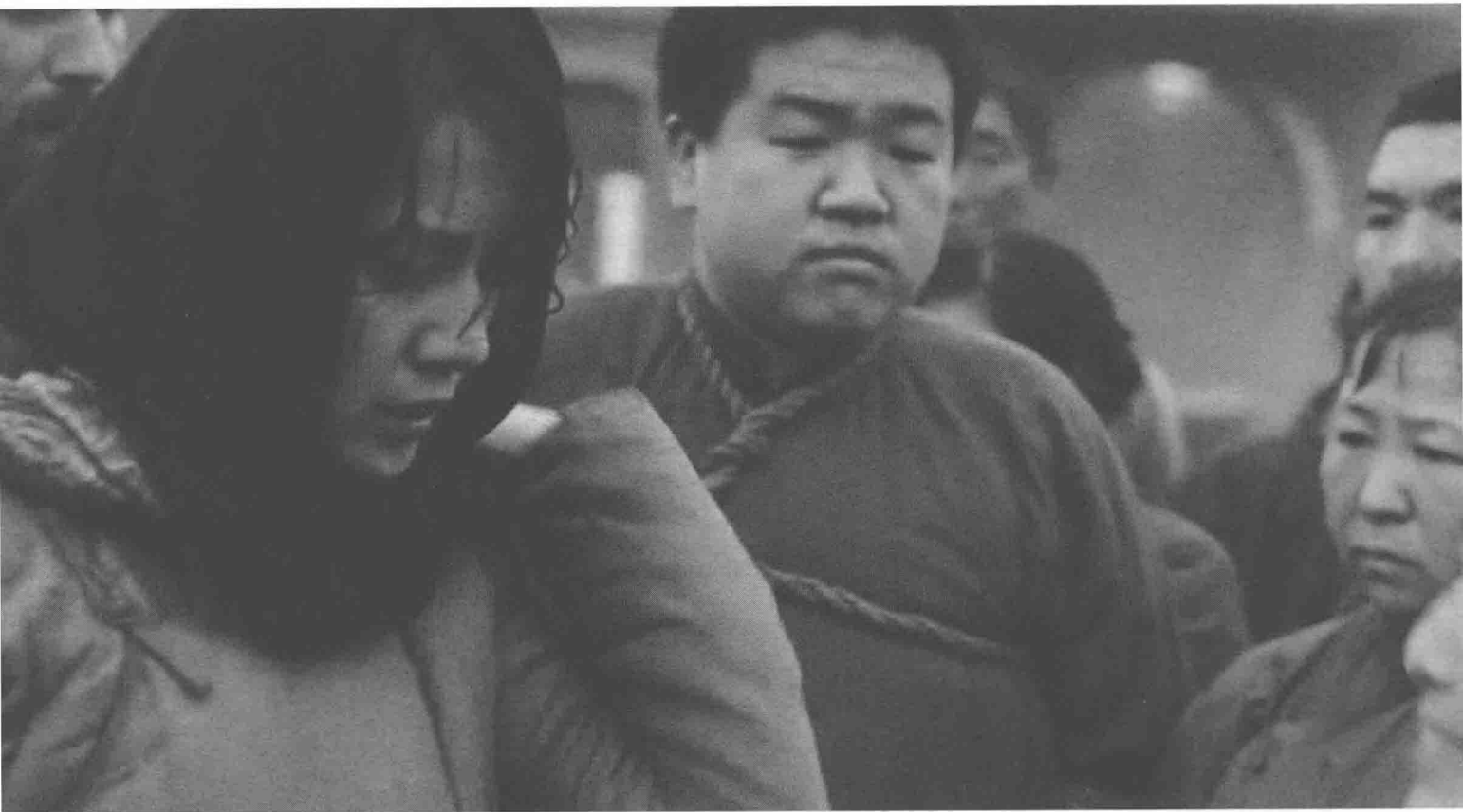
姜淑云趁乱用头巾护住头，往押着老陈的那辆卡车挤去。她指着车上的老陈对日本士兵大喊：“老陈，陈老师，我丈夫。”日本士兵指了指老陈：“是他吗？”姜淑云连忙点了点头。老陈被日本士兵一把推下了车。车上的顺子冲着姜淑云大喊：“姜老师，姜老师救我。”



救了老陈的姜淑云不敢多待，立刻拉着老陈朝一边走去。老陈感激地低声说：“姜老师，谢谢你救我啊。真的谢谢你救我啊。”姜淑云一边拉着他快走，一边低声说：“别说了。”



一个妇女先去救了自己的儿子。她又带着儿子赶紧去找丈夫。儿子说：“妈，爸爸在那边。”哭喊的两个人却被东口拦住了。东口告诉他们：“只能认领一个。”说着，东口就把他们推到了一边。



两个人又去找姜淑云哭诉：“姜老师，求求你。姜老师，求求你救救我爸爸。我们家是做小生意的……”姜淑云也无能为力。



日本翻译官拿着大喇叭又在高声呼喊：“你们听到了没有？多带了要枪毙掉，一个人只能带一个。多带了要枪毙掉！你们注意了，一个人只能领一个。”



顺子在人群中发现了小豆子，立刻朝他大喊：“小豆！小豆……”小豆子看到了顺子，立刻朝那边挤去。日本士兵却一把把他推开：“小孩，走开！”



姜淑云又救了一个人，怕被敌人发现，把小豆子也拉走了。他们迎面碰上了角川正雄，不过角川并没有拦住他们。



有士兵指着姜淑云向伊田报告：“队长，有一个行为可疑的女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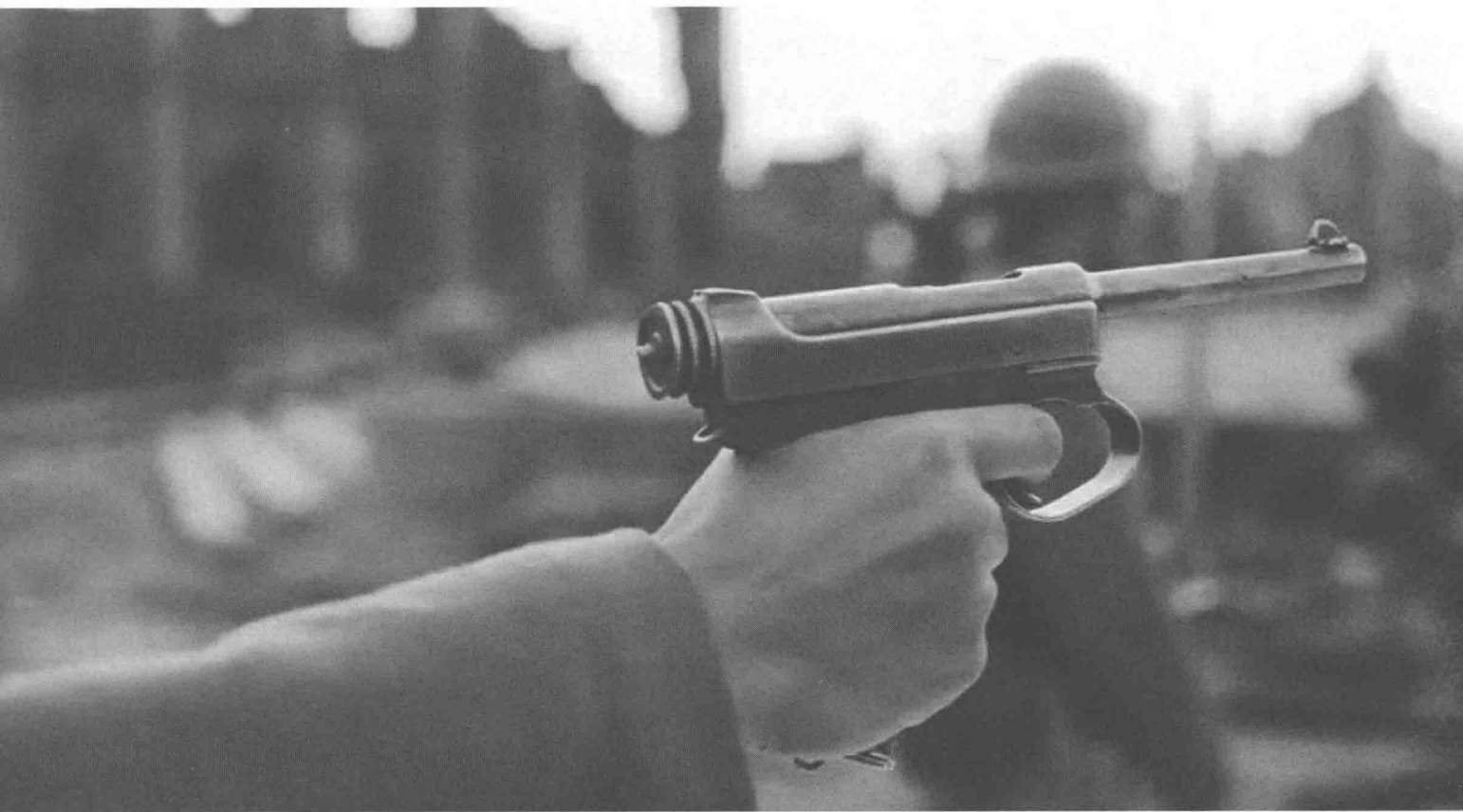
等到姜淑云带着小豆子再去救顺子的时候，却被日本人发现了。日本士兵开枪把顺子打倒在地，并把姜淑云也抓了起来。



伊田冷冷地对姜淑云说：“又是你，这次拉贝也救不了你了。我们的人也会高兴的。带走！”东口押着姜淑云朝关押地走去。



路过角川正雄身边的时候，姜淑云用英语对他说：“杀了我！”



为了让姜淑云少受一些折磨，角川正雄开枪打死了她。角川正雄对这个坚强而美丽的女人，心中充满了崇敬。



角川正雄又带着礼物来找百合子。他问慰安所的一个妇女：“百合子在吗？”那妇女回答：“她去前线，病死在那里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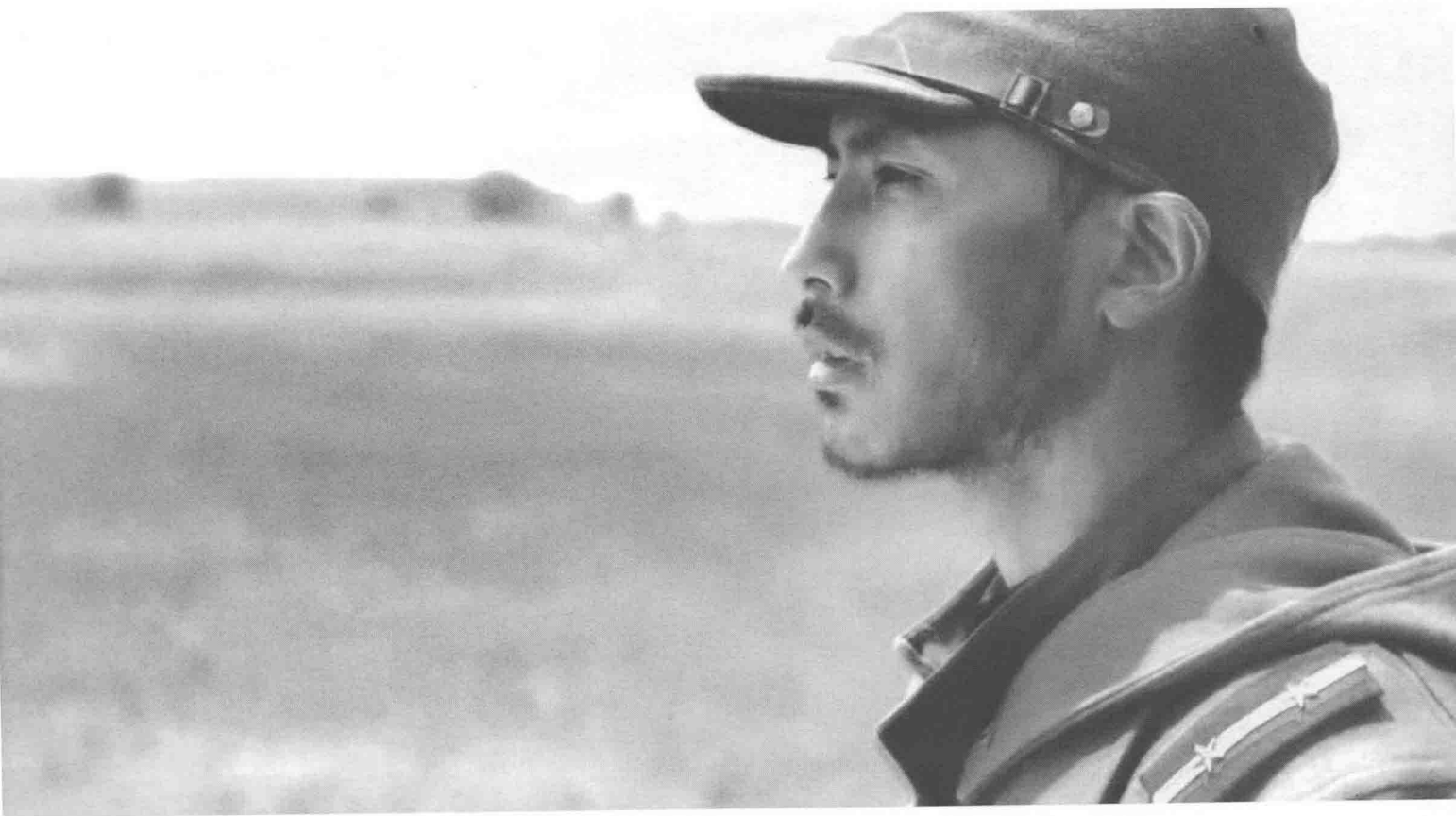
角川正雄感觉整个心都碎了。他漠然地把礼物交给那个妇女，低声呢喃着：“帮我给她修一个坟。她曾经是我的妻子。百合子，曾经是我的妻子。”



日本军占领南京庆典上，角川正雄他们跳起了慰藉亡灵的舞蹈。



庆典结束，角川正雄把顺子和小豆子带到了郊外，并把他们放走了。



看着顺子和小豆子远去的背影，心如死灰的角川正雄发出了一声感慨：“活着比死更艰难吧。”



角川正雄独自蹲在壕沟边哭泣。他可能想到了家乡，想到了百合子，也想到了他们在南京所犯下的罪恶……



角川正雄掏出手枪，朝自己的头开枪射击。随着一声枪响，他的身体也随之倒下，滚落到鲜花盛开的壕沟里。



顺子和小豆子得救了。他们的生命就像经历过严冬的小草。那日复一日、恶毒的严冬曾经对脆弱无助的小草百般蹂躏摧残，百般封杀亵渎：它歇斯底里、它为所欲为、它乖戾无常、它放纵恣虐。



柔弱无助的小草，唯有用坚韧来与这无边无际的严冬抗衡，重新迎来充满生机和希望的春天。

重现烽火硝烟的岁月 凝聚和平年代的力量 牢记祖国母亲的伤痕 圆我中华百年的梦想

- | | | | | |
|---------|------------|----------|-----------|----------|
| 《三毛流浪记》 | 《红孩子》 | 《战上海》 | 《停战以后》 | 《白求恩大夫》 |
| 《中华女儿》 | 《冲破黎明前的黑暗》 | 《回民支队》 | 《暴风骤雨》 | 《地道战》 |
| 《赵一曼》 | 《狼牙山五壮士》 | 《战火中的青春》 | 《林海雪原》 | 《打击侵略者》 |
| 《白毛女》 | 《柳堡的故事》 | 《勐垵沙》 | 《红日》 | 《大浪淘沙》 |
| 《智取华山》 | 《地下尖兵》 | 《红色娘子军》 | 《地雷战》 | 《东方红》 |
| 《钢铁战士》 | 《党的女儿》 | 《红旗谱》 | 《甲午风云》 | 《侦察兵》 |
| 《鸡毛信》 | 《边寨烽火》 | 《洪湖赤卫队》 | 《自有后来人》 | 《闪闪的红星》 |
| 《南征北战》 | 《英雄虎胆》 | 《红珊瑚》 | 《野火春风斗古城》 | 《建国大业》 |
| 《渡江侦察记》 | 《永不消逝的电波》 | 《东进序曲》 | 《兵临城下》 | 《建党伟业》 |
| 《平原游击队》 | 《青春之歌》 | 《奇袭》 | 《霓虹灯下的哨兵》 | 《南京！南京！》 |
| 《董存瑞》 | 《风暴》 | 《51号兵站》 | 《苦菜花》 | 《平原枪声》 |
| 《上甘岭》 | 《林则徐》 | 《革命家庭》 | 《雷锋》 | 《万水千山》 |
| 《祖国的花朵》 | 《聂耳》 | 《小兵张嘎》 | 《英雄儿女》 | 《浴血太行》 |
| 《铁道游击队》 | 《海鹰》 | 《粮食》 | 《烈火中永生》 | 《张思德》 |

图书出品人：刘海涛
出版统筹：赵卜慧
责任编辑：石松
刘姝宏
责任印制：曲静

发行总监：杨荣刚
责任校对：姚红梅
封面设计：李晓伟

上架建议：教育 励志

ISBN 978-7-5162-0911-0



9 787516 209110 >

定价：36.00元